



中華民國六年七月發行

隨園軼事

(定價大洋四角)

隨園先生年少登科壯歲歸隱享園林之樂極聲色之娛桃李門牆遍及巾幗
王侯爲之傾倒走卒識其姓名文采風流論者推爲昭代第一人非過語也余
生也晚不獲親炙風徽讀倉山集猶慨然想見其爲人既與先生文孫又村明
府交虛懷好士一如先生過從之暇時時爲余道先德及小金子之難明府殉
焉余亦居危城中時有草土餘生記之作事定應應敏齋方伯之聘明府弟翔甫同在幕中
昕夕聚談又得聞先生軼事耳積既久暇則錄之於冊間有得諸他人者亦不
省爲誰何也信筆所之拉雜無次唐突前賢自知罪矣然鄙見所在道其實而
存其真或亦騷壇之佳話隨園之掌故乎他日之災梨棗與否尙當與翔甫一
決之

同治三年四月敦復識

隨園軼事原序

卷一

存齋

青琳居士

通遲兄弟

陶姬能詩早逝

唐靜涵姬人

漁洲居士

定審觀音

孫秀才讓楊查廣文讓舟

温州坐筵

福觀察圖侍郎

天上女門下士

某學士

裘少宰

手札召歌郎

錢姓子買妾案

宦家女私逃案

沛陽去思

溫吏部

施曼郎

李夫人

因緣

小陶姬

二氏入夢

選豔妙語

方聰娘

鍾夫人生子

吳七姑來歸

染鬚考據

答沈觀察諫看花

踏搖娘求書

娼妓僧道相比

說處子

測美絲

說好色

說尋花問柳

為李易安辨誣

杏媚

張郎

袁郎

青衣知詩

卷二

尹文端公侍者李郎

許雲亭

載美同遊

祖瑩宗祠

色不可不好

鄭板橋

朱竹垞

詩似白傅

權辭應變

行狀碑銘

考終之期不驗

不及重赴鹿鳴宴

重刊舊廬

兒女情深

嫁婢

兄弟聯吟

出遊沿途得餐宿

名滿天下

詩學之始

一家多壽

老兵感舊

畫圖示兆

焚券

隨園興廢之感慨

寓園

詼諧對

相士

塾中兒戲

翻筋斗捉迷藏詩句

學作制藝

卷三

夢兆

與李跛不共戴天

補廩預兆

科考遺才皆不取

同領鄉薦不服解元文

點蒼山白猿拜座師

狐示鄉試題

狐示會試題

母子案

尼姑案

以婢代僧

兇徒冥報

陳少姑

蘇州女子

幕友性情嗜好不同

城隍示夢

淫女詐死私逃

冤孽

同薛一瓢逐鬼

與鬼相戲

秋海棠花妖

同學盧彪遇鬼

怪物淫婢

天台縣缸神

罵誦詩鬼

豪客入席

出行兩事之便宜

故人子

冒名騙錢

卷四

阿相國水上旌旗

聲望高崇

高麗使臣購隨園集

看書必加摘錄

藏書不及畢中丞多

喜聽趙秀才說鬼

白下志

不及謝珍格致

羅兩峯畫像不像

尹文端公戲謔語

尹文端公稱許語

莊亞相亦作調侃語

御者談詩

御者通文

舟子論古

好名乃非禽獸

吳山賣藝女郎

吳山婦人獻詩

題扇詩

全姑

王絳仙索壓妝詩

武員前倨後恭

匿取周漪香贈物

天河老猿降世

朝考詩

歸娶贈詩

入學

廩生不保冒籍

縣試不罪槍手

縣試爲幼童作伐

全集中無心書

二金出門得薦鴻博

廿四千訓蒙捐監應試

漂署門者不納封翁

卷五

萬民衣

太夫人現身說法

陵川集折服老秀才

捕蝗幾死馬上

金中丞之奏疏

不忘一飯之恩

分校南闈得兩生

陰德及人

某中丞未讀小倉山房全集

江甯縣署聯

六十年不忘蒙師詩句

學作論於姑母

爲人甯爲擔水夫

部駁保薦因而辭官

外集遺失不傳

楹聯遺墨

論鄭板橋書法

繪事留遺之可寶

聽朱觀察察夫人彈琴

同周漪香互相題圖

宴客例更酒盞

不屑研求音律

論服藥不足醫病

不喜方外

不喜方外而多贈僧之作

非不喜方外但不肯佞佛

天台老僧談作令事

金鳳

桂官

華官

曹玉田

吳文安陸才官

不好赴妓席

辨不好妓

心中有妓

爲吳妓金三姊說情

美色不在弓鞋

爲揚妓金玉脫籍

鳳齡薄命

周氏姬贈友

邵某明府贈姬

納楊氏女不果

納妾之慎重

卷六

台川船戶

某孝廉

縉雲虞姓兄弟

作歌懼罪不敢示人

老眼復明

大洋鏡

大理石

遺歸小僕琴書

重潤筆

酒令

嫁婢

乞釋修髮匠之歸東

序揚州畫舫錄

題畫詩

額外女弟子

宋時簡齋銅印

戲尹文端公詩

金陵門生

紀游詩多成舟中

恩假歸娶圖

隨園雅集圖

圖畫有存有亡

十三本梅花書屋小印

隨園之溯源

小倉山房夏涼冬燠所

綠曉閣

書倉詩城詩世界南軒

柳谷

金石藏

玻璃世界水晶城蔚藍天

澄碧泉小樓霞

因樹爲屋六松亭

年例宴客賞花

家晏

食單拾遺

園中食物俱備

十三戶承領種植

園中鬼

園中狐

不設邏守不避忌諱

大官屏去騶從

瘞梓人詩

先見之明

詩壇點將錄

輓詩

附錄

隨園姬人姓氏譜

隨園女弟子姓氏譜 已見詩選者不贅

存齋

隨園先生別字簡齋。而其先則曰存齋。中年以前。家庭弟妹宗族親戚間。書札之往來。詩文之贈答。但曰存齋。不曰簡齋。蓋習慣也。其朋黨之稍疎遠者。則或以簡齋稱耳。及乎其後。無人稱存齋矣。至晚年時。則又尊之爲隨園夫子。隨園先生而已。則亦自書爲隨園叟。隨園老人云。

青琳居士

青琳居士先生妹也。名機。字素文。靜好淵雅。有不櫛進士之目。嫁如皋高姓。遇人不淑。歸依母家。抑鬱終身。年四十卒於隨園。遺一女。暗不能言。時先生適在維揚。聞信奔歸。妹已氣絕。先生故深於手足之情者。至此哀痛特甚。先生以妹之解詩書。精文翰。而侘傺以終焉。謂造物忌才。至閨閣而猶然。不禁慨然曰。斯真所謂女子無才便是福也。

通遲兄弟

阿通先生弟薊亭太守第二子。生時先生即抱以爲嗣。通亦庶出。母韓氏十七來歸。二十八而卒。先生得嗣子後。次年鍾姬舉一男。卽遲也。鍾之來歸已二十二年。生二女。久不孕。年四十餘。先生又六十外矣。熊夢遽占。相與大喜。由是兄通而弟遲。友愛如同胞焉。

陶姬能詩早逝

姬爲先生早年所娶。工棋善繡。通文翰。能作詩。得先生教授。所學尤精。月夕花晨。每多閨中唱和之作。來歸十一年。僅二十五歲。遽爾病亡。彩雲易散。先生悼痛深之。謂女子有才致。爲造物忌也。自後歷娶諸姬。遂不求才而求貌。是以粉黛成行。鮮有能解吟咏者。

謂如龐公之於司馬操。不知誰爲主客也。唐有姬人王氏美而賢。每聞先生至。必手白烹飪。後王病亡。先生輓以聯云。落葉添薪心傷元相貧。時婦爲誰截髮。腸斷陶家座上賓。蓋紀實也。

漁洲居士

蘇州楓橋西沿塘。有先生本家也。乃前明六俊之後。有漁洲居士者。愛客能詩。家有漁隱園。水木明瑟。先生每過蘇州。必泊舟塘下。與其叔春鋤弟又愷爲翦燭之談。居士隱居不仕。耽吟善畫。先生與之深相契。又以宗族之誼。相見畧不拘禮節。年甫五十而亡。先生後到蘇州。不勝人琴之感焉。

定窰觀音

定窰觀音者。吳門女子也。膚色潔白。因以得名。知書工楷法。有賈胡挾重價。篡之。女矢志不從。後嫁吳縣蔣盤。蔣爲先生文字交。書法冠一時。先生慕

蔣之得人。又喜女之得所也。欲一見女而不果。後到蘇州。訪蔣。索見。蔣引女出。盈盈下拜。時女嫁已多年。兒女成列。而丰姿嬌好。猶絕色焉。名士傾城。遇合匪易。先生爲之豔羨。不置。蔣止先生而觴之。女亦同席飲。促膝談心。不拘形迹。蔣出閨中。唱和詩冊索題。方知女沈其姓。瑤其名。瓊如其字。母家本居蘇州白蓮橋也。

孫秀才讓楊查廣文讓舟

以文字通聲氣。往往有契合於無形者。如縉雲虞氏兄弟。都讀袁太史文。誤以爲國初人。及見先生。初不相識。旋知卽是袁某。甚至追至客店中。相與解帳。捲席。邀至其家。供張備具。某年到溫州。未達者尙二十里。天將暮矣。趕程不及。宿客店。客已滿。有閩人孫秀才者。願讓榻於先生。而已則支板作臥處。先生以其素昧生平。且恐被後來居上之譏。不敢受。孫固讓之。曰。聞公卽袁先生。吾讀袁

望洋興歎時。而艤舟之主人至。彼此通姓名。則知主人爲查耕經廣文。查知爲袁某也。願讓舟。自言曾讀袁太史稿故也。先生不敢受。乃效李郭同舟故事。一帆共渡。握手歡然。傾蓋班荆。如舊相識。

溫州坐筵

先生偕劉霞裳秀才到永嘉。觀里中新婚坐筵。先生命霞裳引例成禮。一時歎爲創見。蓋溫俗新婚三日。其家張飲設樂。徧延郡中粲者。東西列坐。新婦南向。主人麥戶任客闌入。作劉楨平視。而不以爲嫌。悅某美。輒往揖酬酒。某醺畢拜答之。報以爵。則小往大來。故非洪於量者。無敢先焉。相傳不如是。則其家氏系不繁。故非妹麗不延。延亦每不肯往也。先生久聞此說。疑爲譌言。後到永嘉。值里人王氏新婚。越三日之晚。舉行坐筵。故事觀之。信然。王本大家。珠圍翠繞。粉黛成行。環燕豐姿。有美不勝搜之歎。創見也。亦大觀也。

福觀察圖侍郎

福仁山觀察先生戊午同年也。乾隆辛未先生送黃文襄公至浦口。見隨行一員疑爲武職。蓋其軀幹雄偉。有赳赳之概。與之談。方知爲福。品端而性爽。遂成莫逆。官至贛南道。率其幼子來隨園作別。先生止而觴之。嗣是不通消息者幾四十年。庚戌春先生從杭州歸。見儿上有留贈物云。是祭陵一欵。差圖大人送來。不知爲誰。閱札方知卽當年福公之子圖敏。字時泉。官禮部侍郎。欲修書作謝。而公已卒於路。爲之淒然者久之。此固先生之重於故人之情也。而圖公亦不忘世交之好矣。

天上女門下士

先生薦劉霞裳爲九江觀察。福公書記。福之來白下。過訪隨園時。霞裳猶未行也。福公約霞裳同行。先生觴福公而兼餞霞裳。福公見先生天女散花圖。愛而乞之。先生雖不靳贈。而實不願割愛也。因語霞裳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子。

其好爲之媵乎又曰一個天上女一個門下士頃刻之間都被貪夫奪去夫亦太傷廉矣先生善於調侃往往有是等忍雋語

某學士

仕隱兩不同途先生退居小倉山久已將官場習氣一概掃除是以達官過訪亦必於十里外屏去騶從蓋鳴騶入谷恐山靈騰笑也某官排道入山爲先生所憎惡然究之殷殷來見其情未可厚非但客氣太深未免塵俗耳若某學士已謫降矣猶責先生不以公服相迎先生雖謝過而不能慊然於心謂鄙俗之情殊不值大雅一笑也

裘少宰

乾隆己卯裘叔度少宰典試江南撤闈之後行將登程時先生方臥病裘入山視之肩輿微服而已先生倚榻相迎情難自己使星舊雨各道闊衷而將軍制府出城送使節不見裘所在先生正與裘握手叙故舊忽飛騎至謂送者延佇

久矣。裘遂別而去。先生曰：吾不强之來，彼竟强之去。裘固多情，彼何不情耶？茂林、秋雨，病老相如，使命匆匆，一尊爲缺，吾則真難爲情也。

手札召歌郎

先生宰江甯時，而宰上元者許令也。同官一處，相得甚歡。許以道學自矜，屏絕聲色。一日秦淮小集，坐有歌郎。許目懾之，郎卽引去。先生迂許憐郎，而格於同在官場，不便諂讓。未終席，先生先回署，遣人招郎至。郎誤先生猶許意也，不敢來。先生手書小札，貽郎，自明其相慕之意。郎乃至。郎固花容月貌，韶秀有姿者。先生大悅之。由是郎出入衙署，習以爲常。人謂先生與許同是縣官，同有政聲，而志趣則兩不相同。先生更不愧風流令尹也。

錢姓子買妾案

宰江甯時，有南鄉錢姓子某，買張某妻陳氏爲妾。得價後，屢詐不遂。遂來控官。先生召訊之。錢燒窰，張爲其捧煤者也。貌如石炭，妻嫣然窈窕。錢年輕貌美，且

能文。先生意其天然佳耦。欲配合之。而格於例。乃發官媒。免其答。有役某素黠。探知官意。密授錢計。仍買歸焉。錢故鄉居。事過後。不暇再問消息。後十餘年。先生遊牛首山。路見鬢鬢者。率三嬰兒。捧香伏地。問何人。曰錢某也。年來妻亡。扶陳氏爲正室。此三兒皆其所出。某亦入上元學矣。聞公遊山。故來謝耳。先生以好言慰之。父子頓首謝而去。

宦家女私逃案

宰沭陽時。有宦家女。依祖母居。私其甥陳某。相約而逃。獲而訊之。時值六月。跪烈日中。汗下如雨。而肌膚玉映。瑩潔可愛。陳貌寢。以縫皮爲業。先生念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殊不可解。問女何供。女垂淚曰。一念之差。玷辱先人。自是前生宿孽。夫復何言。其祖母怒甚。先生以卓茂語再三諭之。答其甥。而以女交還其家。閱數月。聞被人賣往山東矣。女通文墨。作詩。先生深惜之。時以不能作護花鈴爲憾。

沭陽去思

由沭陽移知江甯。吏民送至河上。臥轍攀轅。倍極去思之意。先生問父老曰。吾有何德何能。而能令諸父老依依不舍。如此。答曰。公無他小大之獄。無十日留。兩年之中。鮮有人受訟累者。人民感戴職是故耳。又問胥吏曰。爾輩其謂吾何。曰。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小人何知。祇以兩言作持。贈而已。欷歔作別。兩相泣下。

溫吏部

上元溫令之兄。皆山吏部。到白下。愛歌者王郎。以賢弟某作本地官。關防拘閔不便。與郎通警欵。引以爲憾。其同年莊念農。僦居河房。與郎鄰近。莊戲溫曰。從我而朝少君。溫喜甚。邀先生與吳蘭臣。汪秋畚諸名人先行。約立時至。先生先與諸人置酒。以俟溫。俟之久不至。又無可催請。良久而溫始來。且曰。幾不克踐約。謂其弟留以奕戲也。不得已。僞爲歸寢也者。乃潛從署之後門出。而戒家人以勿言。至則開樽酣飲。以纏頭納郎袖甚豐。先生歎曰。君真深於情者。以手足

之情與朋友之情。旁及於王郎。更不知其情之何如也。人孰無情。誰能遣此。而以乃弟作官。乃兄又非碌碌者。猶且多所避忌。可見昔人之矜重矣。

施曼郎

蕪湖秀才施曼郎。秦澗泉殿撰友也。年少美丰姿。有衛玠人之目。善作詩。兼工繪事。慕先生名。欲來見而屢不果。先生聞秦時道及之。亦以未得一面爲憾。一夕夢曼郎來相見。如弟子禮。而訝其身穿公服也。一月後。秦來隨園。先生問曼郎近况。秦曰。死月餘矣。彌留時。尙稱隨園先生者。再約計之。正在入夢時焉。先生歎曰。是真所謂神交。

李夫人

先生應童子試時。縣試得前列。時宰錢塘者。爲李惺號存仁。是年先生入泮。蓋李亦先生受知師也。李有女。嫁商邱陳藥洲觀察。觀察需次浙江。某年先生回籍省墓。觀察來見。先生投刺答之。李夫人見先生名刺。而詫曰。是子才耶。吾先

君門下士也。時距童試時已五十餘年。先生爲海內所景仰。即巾幗間亦類能知其名。而李夫人之不忘先德。則尤可嘉者也。

因緣

因緣二字爲世俗口頭語。而先生獨取之以爲足補聖經賢傳之缺。身在名場五六十年。或昨識面而相憎。或未識面而相慕。皆有緣無緣故也。己亥省墓杭州。商邱陳藥洲觀察願見甚殷。先生以其素昧生平。實不解其何故。晤後方知其尊人履中者。曾在尹制府署中。雖彼此兩未謀面。而先生之文之名。久在其耳目間。見中觀察幼時。輒聞其尊人所稱道事。已數十年。芝蘭雅契。異世猶通。又與其外舅李存仁大令有師生誼。兩重世好歡宴月餘。自此遂訂知交也。先生曰。此其中蓋有緣在。

小陶姬

裴文達公自言爲燕子磯水神。公薨之次年。先生尋春儀徵。泊舟燕子磯。時爲

四月十五夜。侍者桂郎玩月船頭。見遠岸之旁。月光不到處。有雙紅燈浮水面。隱隱見燈上有裘相府字樣。亟請先生出視。則已了無所見。半夜先生夢公偕一麗人來。雲裳帔霞。飄飄欲仙。告先生曰。此水府龍十三王女侍兒桃兒也。願作蹇修。謹以爲贈。請留之。先生欲與言。而公已翩然去。麗人拈帶含顰。默默坐床上。先生擊其祛而起坐焉。遽然醒矣。時桂郎臥床下方。嚶語曰。妙哉妙哉。盍少坐。何遽去。先生叱之醒。則述所見曰。一女子由此過鄰舟也。先生大異之。以爲此次尋春。必有佳遇。不料物色風塵。了無當意。情懷悵觸。廢然而歸。夢境無憑。姑置而已。越十數年。先生納秦淮舟人陶姓女爲妾。年方瓜破。四月十五夜。生也不禁大詫。豈眞裘爲水神。而於夢中先示以兆耶。而陶姬又豈龍女侍兒之轉世耶。陶與桃又音相似。惜夢中背坐。未曾詳諦其面。以作後來印證。而陶姬仙骨珊珊。不類塵俗。秉性聰敏。又若有夙慧然。

二氏入夢

二氏之說爲先生所不喜。乃中年以後。時夢僧道來與交接。某年二月八日夜。夢老僧入門長揖。來賀先生二十八日將還仙位。問是何年月日。曰本月也。少頃。又一道士來。如僧所云。醒而異之。觀其驗否。後竟無他。先生曰。夢神戲余。又夢如來率無數僧人至其前。有老者。有幼者。有若喜者。有若怒者。有挺立者。有踞坐者。種種詭奇。不可名狀。先生私念此殆所謂羅漢乎。其數雖一時紛亂。不可紀。而約略不下五百尊。如來強先生北面拜。先生不肯。不俄頃間。僧人悉化爲天女。其手所執物如浮屠錫杖經卷鐘魚之類。亦變而爲箏琶絲竹。口歌手奏。仙樂冷然。其手無物者。相與作迴風舞。分行奏技。變幻百出。歌舞旣畢。先生拜而謝之。如來笑曰。君亦入吾牢籠耶。何爲而拜倒石榴裙下也。言畢。衆天女仍化爲僧人。魚貫而出。悠然逝矣。先生醒而自維曰。余又受夢神欺耶。然賺得無數天仙。清歌妙舞。消受如許。眼中豔福。雖輸了一拜。亦自值得。

先生置妾苛於選豔四十歲時姬侍已十餘人猶是到處尋春思得佳麗自謂庚辰以後往來吳會思以蘭蕙之新姿娛桑榆之晚景橫搜苦索千力萬氣可謂既竭吾才矣雖充位之員羣雌粥粥而寸心許可者卒無一人自指雙眸常呼負負平生入金門登玉堂爲文人爲循吏求則得之惟娟娟此豸不可求思想坤靈扇牒別有前緣不可以氣力爭也人生多不平事或僮厮賤隸而哲婦傾城或慧業文人而蟹行無偶者紛紛天下皆是奈之何哉其言如此真可爲才子佳人之不遇知己者同聲一歎而先生好色之心情見乎辭矣。

方聰娘

方聰娘者先生姬侍中之先來者也方吳人本吳中唐靜涵家侍婢先生作令時乾隆戊辰正月到蘇垣衙大府主唐家時先生意將納寵閱數十人無當意者方年剛花信姿色絕佳先生一見而悅之方亦目色袁絲傾心相向唐喻其意慨然相贈方事先生更衣作饌勤敏無匹閱二十五年卒年四十九先生深

悼之。葬小倉山西。與夫子同塋。降女君數武禮也。

鍾夫人生子

先生歷娶諸姬。皆無熊羆之兆。丁酉七月某日。鍾姬忽生一子。時先生年已六旬矣。因其得子之遲。故卽以遲名之。一時戚友爭爲歡喜。先生亦喜不自勝。自謂六十衰翁。學爲人父。么豚暮鷄。相對道然。時先生太夫人已棄養。先生深以堂上不及抱孫爲憾。嘗語人曰。追憶當時。望我有後者。先慈而外文端夫子。關切亦深。孰知皆不及於生前見之。以故湯餅筵開。不覺一則以喜。一則以悲也。先生此言。母子之情。師生之誼。皆於言外見之。

吳七姑來歸

先生尋春竹西。閱歷花叢。了無當意。差可者。只吳七姑一人。七姑年二八。豐容盛鬢。通知書史。自命甚高。先生欲以五百金作量珠聘。七姑未肯也。先生所謂玉琢金妝。非肯在陶學士家雪裏烹茶者。後爲謝未堂司寇。以八百金買定。未

及迎歸。知先生先已垂青。即命人送歸隨園。不取其償。先生喜出望外。作表爲謝。謂東山太傅。其度量非人所能及。

染鬚考據

先生五十歲時。鬚已花白。而姬侍滿前。自顧亦嫌形穢。乃買藥以染。以黝然黑矣。時人有譏其媚妾者。先生曰。此事古人已先我爲之。司空表聖清風亮節。唐季忠臣有染鬚詩。可知染鬚亦無傷於大雅。且染鬚不過修容之一端耳。若必以爲諱老計。則當年之留此思思者。先已多此一舉矣。譏者曰。此亦些些小事也。何必斷斷爭口舌之長耶。先生一笑置之。

答沈觀察諫看花

看花之興。至老不倦。年七十矣。猶復清狂不已。人有戒之者。非先生意也。沈永之觀察。先生親家也。年亦七十。需次京師。以書寄貽。作許多規諫語。先生大不以爲然。作書答之。略謂人各有所好。兩不能相強。君年七十而圖官。吾年七十

而看花兩人結習。有何短長。沈得書。知不可以復言。蓋守子游數疏之訓也。轉以圖官一語。老大興嗟。仕隱殊途。相形見拙。風塵鞅掌。自顧慙然。

踏搖娘求書

先生偕友泛舟橫塘。停泊之時。有踏搖娘蕊仙者。舟與之鄰。蕊仙貌絕麗。而以身分自矜。隔窗對語。不肯進艙侍飲。客許重贈纏頭。蕊仙拒而不受。先生知蕊仙之頗知文墨也。戲題一詩贈之。少頃。月出矣。蕊仙持扇求書。先生曰。老人吟詩作字。能得美人磨墨爲佳。蕊仙一笑進艙。同人戲謂先生曰。人謂酒爲色媒。君以詩爲色媒。可謂巧於誘引矣。然夜已漸深。誘引人家子女。是何作奸犯科。何乃一無忌憚也。先生大笑。蕊仙亦爲之嫣然。

娼妓僧道相比

楊笠湖厭聞名妓二字。先生引爲同情。然先生又嘗致書於楊曰。人世之有娼妓。猶人世之有僧道。僕不喜二氏家言。獨不厭僧道。然則先生之意可知矣。先

生六十初度。適在吳門。學康對山自壽。集名妓百人。唱百年歌。好事者從而附益之。雖不滿其數。亦已得其強半焉。惟是庸脂俗粉。當意無多。加之平康習氣太深。則亦如俗僧劣道之不足爲伍耳。有金三姊者。含睇宜笑。矯矯庸中。爲先生所刮目。次年到蘇。三姊故無恙。相與探梅鄧尉。載豔同遊。後三姊爲官事所累。先生爲懇蘇州府孔南溪太守。緩頰。是固先生之深於情者也。

說處子

胡書巢不取處子一語。先生以爲殊得老子不爲天下先之戒。以爲豫讓遇智伯而成烈士。文君嫁相如而矢白頭。責報於人。先自問施之者何如。是不可以非處子爲必不貞也。又謂八珍具而厨者先嘗。大廈成而匠人先坐。又不得以非處子爲不潔也。申明書巢之說。一若深以爲知言者。罕譬而喻。其徵精確。雖然。隨園諸姬侍。豈眞皆二天者耶。知先生者。當觀其言而會通之。書巢所謂不取。先生非眞謂不取也。世有旃嬌其人。處子可即非處子。亦無不可。不然。敗柳

殘花雖在登徒子遇之。亦將唾棄之不遑矣。

測美絲

蔣戟門觀察家多姬侍。先生至其家。輒許作劉楨之平視。觀察精於選豔。環肥燕瘦無美不臻。每誇耀於先生前。自謂獨具判花法眼。觀察每買妾。先以綫量其身。綫長四尺八寸。必須有綫之長。而後再端詳其眉目。當時人皆笑其太拘。獨先生是之。引詩稱碩人頤頤。騷稱長肩連螭。漢馮伉爲子娶長妻。晉武帝稱衛瓘女有五美。長而白其一也。但宜娉婷天。裊不宜挺立。森然如束長竿耳。然聞觀察具曹交之體。自必須身長者方可爲匹。不然鞭長不及馬腹矣。先生雖非侏儒而身不甚高昂。其亦慮對井跼蹙。汲深綆短耶。而觀察家測美之絲。可與算學家量天之尺並傳矣。

說好色

或問先生色可好乎。曰可好。或請其說。先生曰。惜玉憐香而不動心者。聖也。惜

玉憐香而心動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獸也。人非聖人安有見色而不動心者。其所以知惜玉而憐香者。人之異於禽獸也。世之講理學者。動以好色爲戒。則講理學者。豈卽能爲聖人耶。僞飾而作欺人語。殆自媿於禽獸耳。世無柳下惠。誰是坐懷不亂。然柳下惠但曰不亂也。非曰不好也。男女相悅。大欲所存。天地生物之心。本來如是。盧杞家無妾媵。卒爲小人。謝安挾妓東山。卒爲君子。好色不關人品。何必故自諱言哉。至若窮秀才抱著家中黃臉婆兒。自稱好色。則又未知孟子慕少艾。慕妻子之兩有分際者矣。此雖似先生自作解免語。然其斟情酌理處。亦未始非確論也。

說尋花問柳

先生中年以後。每遇妓席。常無歡容。人疑遁入理學。先生曰非也。尋花問柳。於花柳二字上著意。尤宜於尋問二字上著意。是花要尋而柳要問也。若路柳牆花。隨處皆是。正是任人攀折。不尋而問。何足以云好色耶。人謂吾遁入理學。殊

不知吾看花當意之難。但就吾外貌觀之。無怪其與吾意之適相反也。

爲李易安辨誣

先生深於兒女之情。輒喜辨正古人兒女事。而於李易安之改節。尤爲斷斷。盧雅雨重刊金石錄序。先生採其言曰。李清照字易安。婦人之能文者。相傳以爲德夫之歿。易安改嫁。至有桑榆晚景。駟僮下材之言。貽世譏笑。然以是書所作跋語攷之。決無是事。德夫歿時。易安年四十六矣。遭時多難。流離往來。具有蹤跡。又六年始爲是書作跋。是時年已五十有二。匪夏姬之三少。等季隗之就木。以如是之年而猶嫁嫁而猶望其材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夫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後悔之。又不肯飲恨自悼。輒喋喋然形諸簡牘。此常人所不肯爲。而謂易安之明達爲之乎。觀其游經喪亂。猶復愛惜一二不全卷軸。如護頭目。如見故人。其惓惓德夫。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負之理。此子輿氏所謂好事者爲之。或造謗如碧雲駮之類。其可信乎。易安父李文叔。卽撰洛陽名園記者。文

正之。恐千載下易安之猶蒙惡聲也。先生曰。雅雨之言。真實獲我心矣。筆而誌之。爲美人訟寃。

杏媚

滄洲李甯圃太守知江甯時。與先生往來甚契。太守有姬人杏媚者。國色也。他客不許見。祇許見先生。先生至。必命杏媚隨侍左右。特爲先生別設一晤談處。示不與他客同也。太守或有他事勾當。則聽杏媚作陪侍。圍棋對飲。不稍禁。先生輒引元相國待楊炎故事以譽之。杏媚性聰敏。偶與談詩。多所領會。不半年而斐然成章矣。太守曰。馬融絳帳。敢爲女弟子分一席地。而名花傾國。日許劉楨之作平視。無形之束修。蓋勝於有形也。兩相計較。更不知雖爲合算。先生爲之矍然而太守亦何風趣乃爾。

張郎

蘇州韋疇五副戎。率公子飲先生於虎邱。先生將歸白下。韋遣歌者張郎送之。行。韋雖身列戎行。不可謂非善於解事也。時值仲冬。先生欲留郎住隨園度歲。郎以有母在蘇。不之可。住十日。行將行。先生趕製竊綢灰鼠裘一襲爲贈。妃紅蜜綠分配鮮明。締袍之暖。纏頭之錦也。郎稱謝不置。先生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論禮尙往來。再當同到蘇州。然則拔來報往。其何已時耶。而握手江干。依依不盡矣。

袁郎

劉霞裳秀才。侍先生遊粵中。有某明府司閩袁郎。名師晉者。年十七。明眸皓齒。雅善歌曲。乍見霞裳。推襟送抱。兩心相悅。曾不勝情致之纏綿。而衆目矍矍。苦不得一露接。再三謀得私約。某日方冀兩願之同償也。忽主人奉大府檄。火速催行。郎不得留。與霞裳別。攜手江干。涕如綆縻。先生謂兩雄相愛。數典殊希。笑謂霞裳曰。此殆桑間濮上之變風歟。

衡陽許吾南明府先生舊友也。先生到湘南。投刺往見。許有侍者張彬。年二十餘。見先生刺。大喜曰。隨園叟來矣。奔告諸幕府。以爲得親顏色爲大幸。許置酒觴先生。招諸幕府作陪。諸幕府以張彬語語先生。且引張見。張出所作詩求正。則果斐然成章。先生喜曰。不意青衣之中。大有秀民在也。深賞之。先生以文字通聲氣。上而公卿。下而布衣。旁及於閨閣。方外。而蕭穎士奴。則得未曾有。張之詩不知如何。又不知作詩話時。曾有錄入否也。觀其奔告諸幕府。張之風雅可知。而百里花封。何爲而忍令其屈身廝養耶。

隨園軼事卷



隨園軼事卷二

寶山蔣敦復劍人稿

尹文端公侍者李郎

李郎者。尹文端公侍者也。公督兩江時。與先生唱和。每一詩成。必爲郎所持來。積日既久。始而稔熟。繼而狎暱。蓋李郎年輕而貌俊。爲先生刮目也。爲文端所知。馳書讓之曰。子真如水銀瀉地。所謂無孔不入者。而書則仍倩李郎走送。在文端固並無妒意。先生對李郎啟書讀之。不禁匿笑。李郎問故。先生告之。李郎惶愧交集。先生爲之慰藉久之。及文端移節去。先生與李郎闊別者多年。某年李郎重來白下。文端已歸道山。李郎住隨園數月。先生與之檢文端手迹。所贈詩章簡札。皮積如束筍。感觸前情。相與於邑不已。

許雲亭

乾隆己未庚申間。京師伶人許雲亭。名冠一時。羣翰林慕之。糾金演劇。許聲價自高。頗自矜貴。先生雖年少。而服御樸素。敝車羸馬。料無足動許者。詎許登櫬。

時流盼送笑。目注先生。若將暱焉。先生心疑之。而未敢言。次日侵晨。許竟叩門至。情款綢繆。先生忻喜過望。引許爲生平知己。

載美同遊

臨水登山。尋花問柳。八字爲先生一時所篤嗜。精神毛髮。逐漸頹侵。一息尙存。雙眸如故。先生嘗自道也。年屆古稀矣。猶挈姬人子女。小住西湖。渡江至禹穴。蘭亭而返。又過大湖。遊石公縹緲諸峯。旋又爲天台雁宕之行。至於鄧尉探梅。洞庭攬勝。平山堂下。輒爲數月之留連。往往有花枝招颺。載與同遊。著手皆春。無花不賞。其老而彌篤者。殆天性使然也。

祖塋祠

先生家祖塋在杭州半山牌樓。解組之後。歲必親往掃祭。及至晚年。不得年年到塋。奠一滴酒。蓋鍾阜吳山相距固非近也。爲通遲二人娶婦在故鄉。專爲此事起見。敬恭桑梓者。正以展拜松楸。先輩用意之深。於此可想。宗祠在慈谿。祝

家渡路途尤遠。卽中年時亦不能常到。然乙卯年猶一至也。時年八十矣。祠中懸兩扁。一爲清華世胄。先生入翰林時所上也。一爲兄弟科甲。香亭太守成進士時所上也。

色不可不好

湖洲沈永之觀察。先生同年。亦先生親家。卽阿遲外舅也。任雲南驛道時。奉制府璋公命。開鳳凰山八十里。通苗夷路。山徑險峭。自漢唐來。人迹未到處也。每斫一樹。有白氣自其根出。如匹練升天。蝦蟆大如車輪。見人輒瞪目怒視。人以巨斧斫殺之。烹食可療三日飢。忽一日有美女豔裝從山洞奔出。役夫之少壯者。皆出洞追而觀之。老成者不動心。操作如故。俄而礮然一聲。山忽崩仆。不出洞者壓死矣。沈爲先生述其事。且曰。追美女者。反因之避其難。老成不動心者。竟遭壓死。此亦理之不可解者。先生笑曰。此色之所以不可不可好也。

鄭板橋

鄭板橋工詩善畫精書法。時人以鄭虔三絕稱之。然先生嘗曰：板橋深於時文，能繪事，而詩非所長。又曰：其書爲野狐禪。蓋以詩多率直語，而書更出於範圍之外也。惟先生多外寵，則與先生有同嗜。餘桃斷袖中，自無不可引爲知己。板橋嘗欲改律文答臀爲答背，聞者皆笑之。先生語人曰：鄭大有此意，惜斷不能辦到。然其所以愛護金臀者，則真實獲我心矣。

朱竹垞

朱竹垞太史晚年自訂詩集，不刪風懷一首，曰甯不食兩廡特豚也。先生曰：竹垞果刪此詩，豈真得廁兩廡，卽竹垞亦非真有此意。蓋以元明典禮崇祀太濫，甚有名行無攷，附會性理數言，遽與程朱並列，竹垞恥之，託詞自免。蓋意有在也。先生此言頗覺有見，倘令太史知之，必爲先生之能代白其心矣。

輓黃仲則聯語

全盛之時，人才輩出。先生交遊徧海內，常以常州爲人文淵藪，其評各家詩文。

謂趙懷玉字映川能八家之文黃景仁字仲則詩近太白孫星衍字淵如詩近昌谷洪亮吉字稚存詩學韓杜類皆秀出班行先生以文字通聲氣魚書往返無間歲時黃不幸早亡先生深惜之輒以聯云道誼知交又弱一个清平遺韻自有千秋。

詩似白傳

先生作詩不事依傍前人而於古大家又未嘗有心摹仿顧人多稱先生詩學白傳而神似長慶先生自問平時於公集殊未宣究且性不飲又不佞佛與白太傳大不同某年得公集讀之自謂陽貨無心貌類孔子不相謀而適相合在稱之者亦不啻不可與言詩

權辭應變

畢秋帆撫三秦道經某刹駐軒隨喜一老僧迎入畢曰爾亦知誦經否僧答曰不誦經奚爲僧畢曰一部法華經得多少阿彌陀佛僧曰荒菴老衲深愧鈍根

大人天上文星。作福全陝。自有夙悟。不知一部四子書得多少。予曰。畢愕然深賞之。遂捐俸置田爲香火資。並鼎新其寺。某太守自秦中來白下。爲先生語此事。先生曰。老畢被秃奴駁倒矣。而竟妄使銀錢作佈施耶。若令吾在。告以論語學庸得如干子曰。加孟子爲公都子代答。惡在其敬叔父也。一子曰。總共得如干。那怕秃奴不折服耶。人安有將此等文詞歷歷計數。牢記心頭。况僧人乎。又因先有所問。不得已而爲此轉詰之辭。其未嘗預備可知。是不妨權辭以答也。情雖同於欺飾。亦可以免却解溼矣。某太守聞而笑之。深歎先生之善於應變。

行狀碑銘

先生少時受知於鄂文端公。史文靖公。中年受知於尹文端公。晚年受知於孫文靖公。四公功業滿朝廷。勳名蓋天下。在先生固所謂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也。而四公薨後。其行狀碑銘。都出先生之手。是非特文字因緣。偶相印

先生四十歲時。有相士胡文炳者。道其六十三而生子。七十六而考終。後生子之期。絲毫不爽。當七六之年。自以爲定數難逃矣。預期作兩輓詩。徧索和章。上自名公巨卿。下至方外閨秀。其所和作。不可紀數。天假光陰。倏屆除夕。年終典禮。一一臚舉。乃開筵爲合家讌。把盞而言曰。死則合在今夕。不死其改名爲劉更生。李延壽乎。及天明。竟無恙。桑田之巫。不召。狸脈之夢。奚占。不禁自笑。

不及重赴鹿鳴宴

相士七六考終之言。既不驗。乃於七十九歲。作八十自壽詩。先期徼倖。恐貽見彈思雀之譏。是以藏諸篋中。次年纔以出示。八十二歲之春。病中無俚。念明後兩年。爲重赴鹿鳴瓊林之期。乃各賦詩十章。以誌榮遇。又恐預支年壽。蒼蒼者未必慨然見賜也。八十三歲。爲嘉慶三年戊午科鄉試。未及秋風。已先時歸道山。天不稍假以光陰。夫亦美中不足矣。

重到舊廬

先生幼居杭州葵巷。十七歲而遷居。五十六歲從白下歸。重經舊廬。衡宇故無恙也。但記幼時遊躍之場。極爲寬展。而此時觀之。則湫隘已甚。一若不能容膝者。不知曩者何以居之恬然也。夫居移氣。養移體。在前在後。在身當其境者。弗相形也。固兩不能自知。此蓋人情之常。先生亦猶是耳。

兒女情深

有女贅未數月。而失所天。女扶婚柩回蘇。先生爲之惻然。他年到蘇。孀女出見。喪服將終。而年纔十九。因語人曰。遺嫁三年。久成孀婦。苦非阿爺之欲早完。向願猶是雲英未嫁時耳。愛之適以害之。皆吾過也。次年春。先生在家。而蘇州來信。道女病危。亟買舟往視。至丹陽。聞訃。爲之大慟。先生一生曠達。遇拂逆事。了不關心。蓋有所謂逆來而順受者。而亦未免櫻懷也。兒女之情。有深焉者矣。

嫁婢

先生家婢招姐。年少貌韶秀。服役甚勤。裁縫澣濯之外。兼精烹飪。先生不時之需。招姐先已預備。有所謂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者。方姬聰娘。本熟識先生嗜好。招姐更左之。右之。先生嘗自白。詡口福也。有不速之容來。摘園蔬。烹池魚。筵席可咄嗟辦。具饌供客。有絡秀風。招姐年二十三而嫁。先生曰。鄙人口腹。被夫已氏。平分強半去矣。問者笑之。或曰。蓋贈劉霞裳秀才也。

爲蕭美人受誑

眞州南門外蕭美人。善製點心。餛飩餅餃之類。皆潔白可愛。爲先生所最喜食。時遣人渡江購之。一日購得三千件。以半饋奇麗川中丞。中丞食之美。大加稱賞。因之爲餅師作唱和詩。此往彼來。詩筒相屬。而劉郎糕字數典無多。撚斷吟髭。聳肩彌苦。諸姬侍窺其隱。恐年老人之虛糜精神也。詐以香銷玉殞告。而並謂薪火之不傳。先生信爲眞。惋惜深之。以兩輓詩作尾聲而止。逾年先生到眞州。見美人故無恙。年四十餘。徐娘雖老。丰韻猶存。素手摻摻。不改糗餌粉粢之

業。先生購其品而歸。以示諸姬曰。不意卿輩無形之妒。竟能令老人受若是之欺也。諸姬告之故。先生亦一笑置之。

重到粵中

先生弱冠遊粵西。厲金中丞署中。閉戶讀書。爲時又暫。其於桂林山水。都未領略。及令弟香亭太守官粵。先生往視焉。回首前塵。五十年矣。時先生年已古稀。而腰脚頗健。羅浮武夷諸勝。得以徧歷。從端江到桂林。放舟南下。如獨秀峯。普陀寺。南薰亭。足迹無不到。以爲風景奇絕。有突過天台雁宕者。天子耆年。許其尋幽攬勝。雪泥鴻爪。好與山靈補未了緣也。輒以語諸人。以爲生平幸遇。

不逃水患

在粵中時。時正夏令。嶺南鮮荔。方在紅熟之時。一日正當啖荔。與客談。一騎紅塵故事。正擬劈牋分韻。各賦新詩。而西漲驟來。城不沒者三版。飛騎來報。舉室惶惶。先生獨坦然。已而漲漸落。果無恙。人問先生曰。君何以能先知其無恙也。

先生笑曰。吾豈有知耶。但水果入城。亦已無逃避處。爭相喧嚷。徒自張皇耳。人之生也直。此又幸而免者也。先生之言。雖如此。然未始非有先見之明也。

重到沭陽

乾隆戊申。先生重到沭陽。距作宰時已五十年矣。衣冠數十輩。爭來扶車。大概昔時騎竹馬者。俱龍鍾杖藜矣。及入縣署。遊觀到先人秩膳處。姊妹鬪草處。昔會賓客治文卷處。緩步婆娑。悽然雪涕。雖一庖。一井。一區。對之情生。自謂不解其何故。有張沈兩吏來見。年俱八旬。說當時堂上決某獄。簾中薦某卷。雖然重提。如理兒時舊書。如失物重得。宿錢君接三家。錢父鳴和。而接三。貌似之。與談乃父事。轉不甚曉。蓋先生離沭時。接三裁斷乳故也。吏民愛戴。故舊追思。百里棠陰。有不能自己者。

不忘四書

士大夫官成之後。讀書破萬卷。往往幼時所習之四書五經。都不省記。先生則

終身不忘也。一日吳竹嶼程魚門嚴冬友諸公畢集隨園。先生偶言及四書有韻者。如孟子師行而糧。食一段。有全不能背者。有祇能背一二句者。嚴則背至方命虐民之下。不復能續矣。因自撰一句足之。彼此疑其不類。以問先生。實告之。人又以其韻異不之信。急翻書看果然。蓋轉韻也。一座大笑。

失玉履

先生精於鑒古。器用則檀梨文梓雕漆。錫金玩物則晉帖唐碑。商彝夏鼎。圖書則青田黃凍。名手雕鐫。端硯則蕉葉青花。兼多古款。爲大江南北富貴人家所未有。又愛古玉。藏玉履一隻。彌自珍貴。客至每出玩之。一日忽失所在矣。上宮之廋。求之弗得。飛鳧化去。度外置之而已。越半年。某君以完璧歸。問之。則當時爲其奚奴竊去。鬻蘇州不售。再鬻揚州又不售。蓋奴亦知非尋常物而昂其價。以故事居奇也。爲某君所問。知廉德顛末。遣復故所。先生不罪奴。而深得某君

求之奚爲者一笑置之。人服其度量之宏也。

芭蕉露

先生於山中植芭蕉三十株。每日晨起。吸花中甘露。香生肺腑。涼沁心脾。自謂胸膈間有飄飄欲仙意。乃弟香亭羨之。先生收取其露。儲磁瓶固封之。走伴馳送。蓋香亭所居屋。距小倉山二里許也。其札云。願即吸之。將來一同白日飛昇。事雖細微。而壘麓之樂。手足之情。言外見之矣。

窺常熟織機女受窘

先生到蘇州。聞常熟虞山之勝。買舟遊之。偶行至西門外桑麻徧野。一小村落也。忽聞機聲軋軋。自茅屋中出。隔窻窺之。一女。年可十六七。丰神嫵娜。正在翻梭織素。手腕輕靈。行所無事。先生愛其貌。而又服其技也。凝眸不轉。佇立多時。鄉人見其狀。怒其輕薄也。羣起而攻之。大爲所窘。舟人聞聲至。解圍乃已。常熟某令聞其事。迎先生到署。置酒爲之壓驚。並欲籤提鄉人。先生力止之。曰。風

流罪過。宜受輕懲也。

兄弟聯吟

遊吳門歸。爲船舫傷左踝。頗抱樂正子下堂之憂。延醫診治。又爲所誤。遂以成瘡。乃弟香亭足亦染潮濕患。同病相憐。先生曰。兄弟手足也。同氣參商。人以手足不良爲喻。今不過足不良耳。手故無恙也。擘牋握管。惟手所司。盍以手之有餘。補足之不足乎。於是閉門謝客。相對揮毫。數月之間。聯吟不輟。香亭亦曰。此正天之假此光陰。俾吾兩人伯壘仲篴。多此一時之團聚也。

出遊沿途得餐宿

交遊徧海內。大江南北。故舊尤多。每一出行。由白下起身。而京口。而毗陵。而錫山。而蘇。而松。以抵杭州。沿途訪舊。都以肴蒸相饋贈。雖帶有行廚。虛自備員而已。到杭之後。勾留略久。人之詢問歸期。魚雁日以屬。及歸。而故人已皆相候於道矣。或邀至其家。一宿也。或且再宿也。饋贈一如出行時。先生曰。三年一看西

主。而未能預定者耳。

名滿天下

福敬齋孫補山兩相國。和希齋大司空。惠瑤圃制府。勳名赫奕。負一時名世之望。皆自紓尊降貴。願與先生相結納。先生與孫固素相識。郵筒往返。兩無虛時。三公則天各一方。彼此未展嘉覲也。某年四公同征西藏軍中。各寄見懷之作。介補山相國寄到隨園。並附以札。略謂南北相睽。未得一親顏色。爲憾。而讀小倉山房集。猶幸於無形中通馨欬。其傾慕之誠。有溢於言表。而不自知者。先生作札賦詩。分別答之。諸公固好士。而先生名滿天下。於此可知已。

學詩之始

先生九歲學作詩。自言幼時家貧。除四書五經外。不知詩爲何物。一日業師外出。其友張自南攜書一冊。到館求售。留札致師云。適有亟需。奉上古詩選四本。

求轉押銀二星。實荷生成。感非言罄。先生舅氏章升扶見之。語太夫人曰。張某以二星之故。而詞哀如此。急宜與之。留其詩。可不留其詩亦可。先生偶閱之。如獲珍寶。始古詩十九首。終於盛唐。乞太夫人予以銀。而暫留其詩。伺業師他出。及歲終解館。便鈔錄之。更吟詠而揣摩之。此先生學詩所由始也。嘗語人曰。張自南先生益我良多。達後。厚贈張子以金。兼爲之謀一席地。猶謂未足以酬其恩也。

一家多壽

乾隆六十年。先生八十歲。三月二日。其生辰也。先生避壽吳中。並送二公子就婚故里。以桃熟之年。賦桃天之句。晚年得子。猶及見佳兒佳婦。膝下承歡。喜可知已。然先生雖以避壽而不在家。隨園之中。人之祝嘏而賀喜者。裙屐偕來。依然稱盛。且夫人是年亦八十歲。夫婦同壽。自有白首齊眉之樂。先生一家多壽。如夫人之年長者。三人皆已六十餘。有姊居母家。更長先生七歲也。故某君祝

老兵感舊

杭州孫士毅。以父執事先生。孫駐兵華陽。間時一通魚雁。一夕積雨新霽。月影薄明。行帳更籌口號。交錯於耳。終夜不能成寐。因作詩以寄先生。自四鼓至漏盡。得七律六首。起呼老兵燃燭。就矮几書之。呶晤達旦。隨意點竄。將士疑有急令。皆環列帳外。屏息以伺。啓幕告以故。始各散去。一老兵聞先生名。掩淚而走。孫呼其返。問其故。不肯言。但自言本姓吳名某。求孫於札中。一通姓名而已。後知吳蓋先生作宰時所釋之盜。從而變姓名以就伍者也。恩深再造。宜其沒齒不忘也。

畫圖示兆

隨園皮藏字畫極富。勝朝則王覺斯行書。顧啟元楷書。本朝則劉石菴相國。梁山舟學士。王夢樓太守。張船山太史。吳穀人祭酒。孫淵如觀察。鄭板橋。陳曼生。

兩大令。諸公之翰墨最多。若張香雲羅兩峯、童二樹、潘蓮巢、奚鐵生、錢叔美、歐七齋、諸名手之真蹟亦復不少。一古畫畫一美女。債影亭亭臨風玉立。不署款識。不知誰氏手筆。眉目娟好。衣褶生動。自非名手不辦。某年涼曬書畫。展軸視之。美女無存焉。而紙心毫不損壞。補景樹木花草。紅闌青石。皆無恙。尤奇者。手中本握一扇。扇墜地矣。先生大駭。驚怪不置。踰年先生卒。殆先兆也。而理殊不可解。先生文孫翔甫言也。

焚券

先生八十歲前。早已將後事摒擋停妥。偶檢書篋。得親友借券九紙。有存者。有沒者。程魚門太史方高直明經爲數較多。乃效孟嘗故事。舉火悉焚之。先生曰。此非吾之好爲示惠也。但欲爲自己除煩惱。並爲後人除煩惱耳。然而高義可風已。

隨園興廢之感慨

先生故後蘭村真來二公子敬承先志隨園中之器用玩物圖書彝鼎靡不珍而重之。而亭臺池館花木竹石。又時加修補。是以五十餘年。風景如新。淵源所。在一家。皆以能詩稱。春秋家讌。與先生在日。無以異詞。人墨客之來遊斯園者。文讌之樂。無間於時。題詩贈聯。不知凡幾。翔甫云某夜正在讀書。忽聞門外剝啄聲。起視則見羣從人肩丈餘木刻書聯一副。聲稱奉主命送來。亟爲懸掛園中。讀其聯語云。祇一座樓臺。占斷六朝煙景。問幾人詩酒。能爭絕代風流。歛署桐城黃文炳敬題。字大於斗。文質兼宜。頗可賞愛。贈者當一風雅士。然不知其爲何人也。浩刼紅羊銅駝荆棘。翔甫偶言及之。不禁爲之泣然。

寓園

距隨園二里。有寓園者。香亭太守別業焉。亭臺樓閣結構頗幽。太守爲先生弟。自稱紅豆村人。因園中有紅豆一株。遂以爲號。廳事一聯。其語云。宦海抽身。不作風波於世上。雲林寄傲。別有天地非人間。宣城梅錢題贈。則太守之風雅。其

不亞於先生可思矣。當其時。壘篋輯睦。往返靡常。兩園之中。殆無所謂賓主也。

詼諧對

隨園先生平生好詼諧。自幼已然。八九歲時。從其師史玉瓚先生讀。史父缺一齒。時來館中。先生故以左傳孺子牛事請業於史。史知其故意相戲也。然無如何。蓋先生時方讀齊陳乞弑茶一篇也。史訴知其父。一日父又來館。卽以孺子牛三字屬先生作對。先生應聲曰。老甲魚。史父大笑。以手摩先生頂曰。可兒。可兒。史大怒。俟父去。將以夏楚從事。同窗張有虔曲爲之緩頰。事乃已。然其屬對不可謂不工也。而乃得之齟齬之年乎。

相士

先生幼時侍父遊吳山。有相士目先生而謂封翁曰。是兒賦性聰明。其爲科第中人。固不待言。但雙睛太露。顴微高。其發洩早。其顯達有限。然官雖不過六七品。終其身。而中年以後。福分非凡。比之王公卿相。有過之無不及。比其不可解。

王公卿相比福分哉。後先生入詞林。作縣令。早年解組。享盡平泉之福。自王公以下。無不折節下交。殆即相士所云云也。

塾中兒戲

蒙塾之中。蒙童十數輩。師長不在館中。哄鬧是其慣技。先生性好動。遇業師出門。凡捉迷藏翻筋斗。先生實爲諸童倡。顧先生性聰敏。及業師歸。先生之書已熟呈請肯誦。無一字錯。同學咸不及也。同學深恨之。而無如何。有於業師前短先生。業師畧不加責。同學尤恨之。輒於暗地與先生爲難。先生又巧爲引避。卒不受同學欺。

翻筋斗捉迷藏詩句

凡人一生事業。有於童時流露出之者。特未至其時。不能知也。先生八九歲時。即喜作韻語。讀書之暇。輒以小詩自娛。晚年猶記其翻筋斗等詩。每爲人誦之。

以爲語雖不佳。未始非後來入詞林作縣令之先兆。如翻筋斗云。倘果騰身入霄漢。應聞仙樂奏霓裳。捉迷藏云。臣奸小醜搜擒盡。莫笑暗中摸索來。祇以遊戲之作。故未編入詩集及詩話中。

學作制藝

十一歲時學作制藝。一上手便成五六百字。才思橫溢。但不受範圍耳。業師爲之塗乙點竄。不敷課。按步就班。斐然可誦矣。業師史玉瓚歎曰。不謂數學相長。至於如是也。吾不及也。次年先生與史同案入泮。

夢兆

先生幼時夢索數十萬筆爲一大桴。身坐其上。浮於江波。濤洶湧駭魄驚心。隨風所之。不敢開目。忽聞遠遠有音樂聲。一啟視。則所坐桴已在一島。岸前岸上。仙女十數輩。持箏琶簫管之屬。來相迎送。登岸隨之行。衆仙女導至一處。屋宇華麗。中坐一麗人。雲冠霞帔。非人世妝。見先生笑而語之曰。爾何爲而又至此。可謂狡獪極矣。閱五十年。再來未晚也。適鶯鶯爭噪。遽然而醒。說者曰。先生前生爲天河老猿。以過謫人間。夢中所見麗人。殆織女也。數十萬筆爲大桴。坐浮於江者。他年筆掃千軍。橫行海內之兆耳。

與李跛不共戴天

八仙中有李跛者。先生仇視之。每見跛像。輒加痛詈。人問其故。先生曰。吾祖且釜公生時。好道術。嘗夢至一山頂。有八人飲酒。如俗所畫八仙狀貌。公至。羣仙

不起。公戲曰：八個仙人十五隻脚。李跛大怒，持杖將擊。羣仙呼曰：速謝罪。拉公跪謝，而杖已至腰。曰：與汝三年。驚醒後，腰上凸起如雞卵。羣醫罔效。潰裂三年。竟卒。是以見輒詈之。人聞先生言，笑曰：此真君家不共戴天之仇也。先生頷之。尙有餘怒。

補廩預兆

先生姨母王氏得疾將死，忽轉身向裏臥，笑吃吃不止。其女問之，姨曰：聞袁家甥將補廩，故喜。時先生猶附生也。姨卒之次年，先生果以歲試第三名補廩。以一廩之微，猶入他人之夢，豈真廩餼之所謂天祿，冥冥中故爲之鄭重其事耶。

科考遺才皆不取

科考遺才事甚微小。以先生之文章，此等小試，安有不取者。壬子鄉試將赴科考，是日五更，先生夢遇門斗李念先於路，搖手曰：勿去，勿去。相公科試不取，遺才不取，須大收方取耳。時李方故世，初不解其何由入夢，而是時科考遺才錄

取其寬先生自問必不至此後竟一如其言事雖小而機先動也及登賢書成進士入詞林改知縣皆了無預兆此理之不可解者。

同領鄉薦不服解元文

先生二十三歲領鄉薦解元馬錦昌祇十九歲先生文雄放馬不過深細耳先生以馬年幼而文亦平庸心頗不服及謁見主司孫公嘉淦公告之曰生文筆太豪是以不得當元選若以馳驟爲索縛則元著矣乃知馬文之所以爲元也是科一榜兩狀元莊滋圃尙書聯捷錢文敏乙丑也。

點蒼山白猿拜座師

先生乾隆三年戊午領鄉薦聯捷成進士出常熟蔣文恪公房文恪在闈中夢點蒼山白猿來拜次日拆卷得先生名及衆門生謁見座師先生身材短小精悍又袁與猿同音遂以夢兆爲先生之應先生之爲老猿轉世乃相傳於人口或又謂先生本天河中猿因私窺牛女渡河故小謫人間甚有神其說曰天河

中時有天女試浴。猿性好淫。此猿飽飫天女浴水。先生一生好色。是其夙根。此殆因朝考詩人似隔天河句而傳會者。或不足爲據也。

狐示鄉試題

先生不信佛而信狐鬼。居都中時。屢聞後樓有狐。鍵閉不開。先生輒望空拜之。然無應驗也。戊午應順天鄉試。場前叩試題於狐。次日晨起。書案積塵上大書簡齋袁樹四字。先生弟薌亭名樹。時幼在家。以兄號弟名連貫爲書。知爲狐所爲也。何以錯誤如此。且於試題似不相涉。置之不論而已。及入場。則首題爲居敬而行簡。次題爲地道敏樹。乃知狐之未嘗不先示兆也。

狐示會試題

己未會試之前。先生又拜祝而問試題於狐。數日無以應。一日出外。鍵書室戶。及歸。鍵如故。啟鍵入於書案上。得紙條一。上書上等次等中等六字。墨瀋猶未乾也。知必爲狐所爲。然不可解。而頗以後此功名每况愈下爲慮。及入場。則首

之矣。

母子案

先生散館外用。宰溧水江浦。沭陽江甯。四任。共六年。宦轍所至。有神明之譽。所斷案件。多有出人意外者。江浦民人子。年甫十二三。父歿。母存。母與鄰子私。子不義。母所爲。母恨之。以忤逆控。先生飭提母子至。母歷陳子不肖狀。欲置之死地。先生視其子。所穿衣寬大而短。問之。子曰。先人遺也。先生顧謂母曰。爾子不肖。自宜有以死之。然爾須持二十金來。本縣當爲之代購衣棺。母唯唯。越日果以金至。先生問金從何來。曰。以物典質得之。問有質票否。曰。有。命呈驗。則男衣數襲也。即以所來金加利命。役贖出驗之。則其衣長自四尺外。絕不類子所穿之短小者。先生笑謂其母曰。爾母子事。本縣已知之矣。擲還其衣。而斥之。送其子入義塾讀。逾數年。入庠焉。蓋先生視其子一文弱人。不類忤母者。其所穿

之衣寬而大。知非童子衣。其爲先人之遺無疑。衣之寬大而短。則其父之身軀短小可知。而所質之男衣不相類。則男女之私。不言可喻。不與揭破者。一爲其母留顏面。一爲其子全恩義。此亦先生之忠厚待人也。

尼姑案

有以女尼不守清規。屢犯淫戒。並其奸夫獲縛而至者。原告者。卽菴中老尼。時先生宰沭陽也。訊老尼。則以師弟對。以弟子祝髮二三年。近因時往菴後破屋中。有奸夫踰垣入。屢相奸處。污穢佛地。玷辱空門。莫此爲甚。請懲治之。問尼。尼惟俯首無一詞。問奸夫。則直認不諱。將按律懲處矣。忽有老嫗投案。稱奸夫是其子。老身獨子相依。苦求末減。固問之。始知奸夫與尼本夫婦也。老婦與尼本姑媳也。姑出其媳。以小姑之讒。非其罪也。媳母家親黨無一人。遂披緝尼庵。待姑意轉。其夫憐之。時往視焉。兩人不能無情。乃作幽會。久之爲師所覺。師持戒

受戒也。其在菴也。借榻耳。非安禪也。僧俗之界雖分。夫婦之恩未斷。理殊失節。人本同衾。若必律以女尼犯淫。未婚私媾。僅擬杖刑。猶容納贖。茲之違禮。且視彼爲輕也。其先婦之俯首無詞。夫之直認不諱。皆以有家庭難言之隱。不直供之。而反迴護之。則又不失其爲孝。至老嫗之自爲投案。又母子天性使然。而悍虐之意。將自此轉矣。完人家室。理固宜然。於是夫婦團聚。而姑亦一改前非。變爲慈善。先生真民之父母哉。

以婢代僧

江甯陳姓女。年少有姿首。已許字同邑李。李氏子家貧。女家索重聘。李無力完。聚女與某寺僧通。僧饒於資。衆無賴涎之。未得如其願。偵僧至女所。雙縛送官。時先生宰江甯也。先生將僧女分別管押候訊。夜半密提僧至。令署二百金罰券。褫其外衣縱之去。先生有粗婢。髮禿無寸莖。蓮船盈尺。易男子履衣以僧衣。

明日與女對質。問女。女俯首。惟嚶嚶泣。問婢曰。與女爲友。同宿久矣。蓋先生預囑之也。命役捋褲笞之。婢大號。緊持其褲。役徐察之。報曰。尼也。以誣控。薄懲無賴輩。送女歸家。陰以罰僧金給李子。令其擇日娶女。

兇徒冥報

先生宰沐陽。有淮安吳秀才者。館於洪氏。洪故村民。饒於財。吳挈一妻一子居於外舍。洪氏主人偶饌吳。並其子。妻獨居於室。夜二更返。妻被殺。刀擲牆外。即吳家切菜刀也。先生往驗屍。被吳婦頸上三創。血流喉外。爲之慘然。根究兇手。無可蹤跡。洪家有奴洪安者。素以左手持物。而刀痕左重右輕。遂刑訊之。初卽承認。繼而訴爲家主洪生某指使。爲姦師母不遂。故殺之。生即吳之學徒也。及訊洪生。則又以奴曾被笞。故仇誣耳。獄未具。先生調江甯。後任魏公廷會。竟坐洪安。以狀上臬司翁公藻。公嫌供情未確。均釋之。別緝正兇。久之未得也。十餘年後。先生從弟自沐陽來。道有洪某者。係武生員。病死而柩未出。見夢於其妻。

日某年月日。姦殺吳先生婦者我也。漏網十餘載。今被冤魂訴於天。明午雷來擊棺。可速爲我遷棺避之。其妻驚覺。方議引輶之事。忽棺前失火。並骨爲灰燼矣。其餘草屋木器。俱完好也。先生自愧身爲縣令。不能爲婦雪冤。又加刑於無罪之人。深爲作吏之累。而天報必遲。至十年後。又不於其身。而於其無知於骸骨何耶。兇徒已死。其鬼何靈。何以尙存精爽。而又自惜其軀殼耶。先生雖明敏。而於此等事。亦不能據理以解也。

陳少姑

金陵土豪張某者。橫行鄉里間。貪淫好賭。里人陳壽之。負豪賭金百緡。豪故緩其逋。越數年索焉。子母倍矣。陳無以償。陳無子。有女少姑。正少艾。已受某氏聘。豪涎之。陰使人諷陳。令以女抵債。陳無如何。將許之。女不可。豪竟陷陳至死。少姑葬父畢。忽遁去。不知所往。逾歲餘。會豪家有喜事。廣招娼妓。侑酒。諸妓姿容皆平等。惟一素衣者最佳。所奏曲殊勉強。而給奉善覷主人意。豪悅之。酒闌人

散。留與同寢。明日門不啟。呼之無應者。衆排闥入。豪飲刃死於床。妓自經死。衆駭報官。時江甯令卽先生也。提妓家研詰之。不知所對。但云妓數月前來投身。今願應主人招。實不知所自來。亦不知何以殺人。何以自經也。先是陳女亡去。壻家訟母女。問母母無言。先生以女之去無跡。妓之來無蹤。疑妓卽女也。令女母往驗之。果然。先生爲之大奇。以妓家收留來歷不明之人。稍稍罰以錢。給女母領女歸葬。爲書孝烈陳少姑碑表於阡。勅張豪家勿讐完案。而時稱少姑爲女中豫讓也。

蘇州女子

先生宰江浦。有富人子爲人引誘淫賭。晝夜不歸家。博負至巨萬。爲其父告發。先生械囊家至。一四五十歲婦人也。婦有女。年二十餘。並械而至。面目端好。口操吳音。詢之。則曰本蘇人。里居姓氏可詳也。爲惡人掠賣至此。婦以賭爲業。而以女爲餌。一不如意。撻辱立至。所不忍言。願求超豁。先生見其荏弱可憐。爲之

惋歎懲婦人如其罪。追還其所得金。咨蘇州某縣。查女家。以金給女。交其父母領回擇配。是於鋤奸懲惡之中。厲惜玉憐香之意也。

幕友性情嗜好不同

刑幕皆紹產。習氣最重。先生作宰時。刑名張某。山陰人也。擬判案牘。不許人增損一字。聞其前所就者。皆因此辭館去。先生以其無甚大謬也。姑安之。故歷任數邑。皆爲張所襄理。東南盡美。兩無間言。書記某君。文才淹雅。先生與之唱和甚懽。然某君爲先生擬稿。必求先生爲之點竄。改易愈多。某君愈喜。蓋某君之虛心好學而欲師事先生者也。兩人之相反如此。且張某嗜肉食。某君嗜蔬菜。口腹之間。又大不同。先生令庖人以肥腥供張。以淡素供某君。此則先生待人之厚。下士之誠。非人所能及矣。

城隍示夢

宰沐陽時。有來報竊案者。失主爲城中巨富。所失金珠。以巨萬計。飭捕追求。限

以七日。逾限不得將血比也。捕無如何。禱於城隍神。夜夢神給以竹篸一隻。令其插縣官帽上。醒而不解。以告先生。先生曰。官上加竹一管字也。行竊者必姓管其人乎。搜捕之。果得一姓管人。管本無賴。屢爲鄉里害人。畏其燄。不敢告發。至是拘之。一鞠而伏。原贓俱在。人悅服焉。

淫女詐死私逃

茉莉花根有毒質也。然不必其制命人之。譸張爲幻。竟至無奇。不有先生宰江浦。有他縣人具呈報案。謂有女未嫁。死已葬矣。逾年見之於江浦鄉間。初疑貌相似。然計其年齡。聽其聲音。竊窺其行動舉止。無相似。若是之甚者。出其不意。從後試呼之。女忽回顧。瞥然遁去。約略記其去處。速歸開塚驗。果空棺焉。共來蹤跡。得女所在。見面之後。初佯不相識。舉其隱處。私記驗之。無可飾。乃具伏。覓其夫。已遁矣。相與牽女到縣。具訴。訊得女先與鄰子私。詐死待葬。發塚共逃者也。女已受聘。婿家亦來鳴官。捕得鄰子。供詞與女同。而其詐死之由。皆不肯言。

欲斷以開棺見尸律。人實未死也。若引以藥迷子女例。女本同謀也。幕中莫能決。先生祇以姦拐結案。後有老於刑幕者曰。茉莉花根以酒磨汁服一寸者。可尸蹶一日。以此類推。多至七寸。至七日外。不復蘇矣。此女殆以此法詐死也。先生雖淹博。未能見及於此。深服此老之言。

冤孽

事之不可據理以解者。又莫如江甯一案。乾隆丙寅。先生宰江甯。有報殺死一家三命者。先生往相驗。兇手乃屍親之妻兄沈某。平日郎舅兄妹甚和好。並無嫌隙。其妹生子。年甫四齡。每舅氏來。代爲哺抱。以爲慣常。是年五月十五日。沈又來抱甥。妹便交與。沈乃擲甥水缸中。以石壓殺之。妹驚走視。便持割麥刀斫妹。斷其頭。妹夫來救。又持刀刺其腹。出腸尺許。尙未氣絕。先生問有何冤仇。傷者極言平日和好。並無冤仇。言畢氣絕。問沈不言。惟笑而已。一若有瘋病者然。然非瘋也。先生以此案難於上詳。立時杖斃之。而不解其何故。但謂爲前生

冤孽耳。

同薛一瓢逐鬼

乾隆十五年。先生寓蘇州江雨峰家。其子寶臣赴金陵鄉試。歸家病劇。雨峰徧召名醫。均有難色。知先生與薛徵君一瓢交好。強先生作札邀之。未至。先生與雨峰候於門。病者在室呼曰。顧堯年來矣。連稱顧叟請坐。顧堯年者。吳市布衣。先以請平米價倡衆毆官。爲蘇撫安公所誅者也。旣而病者作顧語曰。江相公。你已中鄉試三十八名。病亦無恙。可自寬解。賜我酒肉。我便去。雨峰聞之。急入房相慰曰。顧叟速去。當卽祭叟。病者曰。外有錢塘袁某官。喧聒於門。我怖之。不能去。又喏曰。薛先生到門矣。此人良醫也。我當避之。雨峰急出拉先生讓路。而一瓢果自外入。卽告以故。一瓢大笑曰。鬼旣避我二人。請與公同入逐之。遂入房。薛按脈。先生以帚掃床前。一藥而愈。其年寶臣登第。果如鬼所報名次。

與鬼相戲

先生十九歲時忽然大病瀕於危矣。病中見白面小僮戴纓帽跪牀下，持一單帖。上書家政條條，人口寥寥八字。先生雖在病中，而神志尙清湛。自念此必鬼之戲我也。我亦戲之。索飲胡椒湯，胸次稍寬。乃口號續云：可憐小鬼，只怕胡椒。僮一笑去矣。當熱重時，覺牀中有六、七人縱橫雜臥。或不欲呻吟，而彼教之。或欲靜臥，而彼搖之。熱減則人漸少，熱減盡則仍然一我而已。家中人咸以爲鬼祟也。將有以禳之。先生曰：無庸。此人之三魂六魄也。已而病漸愈，果無恙。

秋海棠花妖

先生幼住杭州葵巷。一日讀書齋中，天忽陰暗，見牆陰有童男女數輩，戲嬉其間。視之，皆紅衣綠袴，穿著相同，疑爲鄰兒也。然司閤者在門，何以聽其自入。微呵之，倏不見。至牆下踪跡之，時方新秋，秋海棠方著花，嫣紅點點。知童男女非人，殆花妖木魅之類。然秋海棠草木花耳，葳蕤弱質，何以得成怪異。百思不解，存疑而已。後亦了無他異。

同學盧彪遇鬼

先生幼時有同學盧彪者。一日至館。神色俱喪。問之。則曰。我昨日往西湖掃墓。歸遲。城門閉矣。宿店家。夜月甚明。雞鳴卽起。踏月進城。至清波門外。小憩石上。見遠遠一女子來。向我俠拜。我疑其非人。口誦大悲咒。拒之。女如畏聞。而不敢近者。我逼而誦之。我愈近。女愈遠。我驚乃狂奔數里。將入甕城。見東方既白。賣魚人挑擔往來。以爲此時尚復何懼。何不重至舊處。一探踪跡。行至前路。不料此女高坐石上。如有所待。望見我。便大笑。奔前相撲。冷風如箭。毛髮盡顛。我惶急。再誦大悲咒。拒之。女大怒。將手向上一伸。兩條枯骨。側側有聲。面上非青非黃。七竅血流。我不覺狂叫仆地。枯骨從而壓之。我從此昏昏無知矣。後有行路者過。扶我起。灌我以薑湯。纔得蘇醒。還家。先生急與諸窗友置酒爲盧壓驚。盧終耿耿不能忘。更爲之百端解慰。盧卒無恙。

先生弟香亭。有家婢名玉梅。十餘歲時。素勤忽惰。終日昏睡。答之亦不改。每夜喃喃如與人私語。問之不肯說。褫下衣驗其陰。已非處子。且潰爛矣。拷訊之。乃云。夜有物狀如黑羊。能作人語。陽具如毛錐。痛不可忍。戒我勿告人。如告人。當拉我去置之死地。衆駭然。伺婢臥。夜竊聽焉。初作貓飲水聲。繼而呻吟。香亭率衆持棍入燭照之。虛無人。問物何在。婢指牀下曰。此綠眼者是也。果見眼光兩道閃耀處。帳色皆綠。棍擊之不動。聞先生聲。衝窗遁矣。滿房鈎帳箱鎖之類。鏘鏘有聲。次日失婢所在。遍覓不得。忽見柴房西角風飄紅布裙一條。往尋之。果得婢。癡迷不醒。灌以薑汁而蘇。曰。怪昨夜來云。事爲汝主所知。不得不抱汝去。遂藏我於此。約今夜仍來。問聽得貓飲水聲何耶。曰。怪每淫我。先舐後交口。舐差樂也。因呼媒至。轉售婢於他家。怪竟不往。香亭家亦無他異。然究不知怪爲何物。又何以他人擊之而不動。必聞先生聲而遁耶。

天台縣署缸神

天台縣署三堂。空而不居。中置一缸。相傳爲前朝故物。有神靈憑之。能爲人禍福。凡縣官到任。必行三跪三叩禮祭之。否則作祟。官當陞遷。缸先憑空而起。若有繫之者。當降革。缸先下陷。漸入土中。平時缸離地寸許。不著土。先生遊天台。縣令鍾公醴泉邀飲署內。欲觀缸神所居。由鍾公引到三堂。則見缸大如鼓。一黃沙粗質耳。中有小穴。鍾云此神口也。牲血涔涔。蓋皆歷年來所享雞豕。先生以所持扇猛擊之。其聲鏗然。以竹片試其底。毫不能入。並非離地者。鍾駭然。先生笑曰。我擊之。我試之。缸當禍我。不禍君也。已而寂然。此則先生心地光明。不爲怪異所惑也。

罵誦詩鬼

童時夜深讀書。書齋之外。時有吟哦聲出牆角間。啟戶視之。虛無人也。一夜其聲又作。先生撤讀細聽。聲微細。幾不辨。中秋之夜。立庭前玩月色。蛩蟀之中。其聲雜出。即而聆之。則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溼桂花二語也。少頃似又有

來者。續誦今夜月明二句。先生斥之曰。偷誦唐人一首詩。亦算良宵。唱和耶。豈不愧然。卽聞其啾然一聲去。自後寂然。

豪客入席

某年掃墓回杭。詣親串月夜小飲。時方深秋。蟹螯正肥。杯盤錯雜。酒興極佳。酣洽之際。忽一人立席前。著草笠。衣輕紗衫。躡鑲雲履。拱手而言曰。僕雖鄙陋。然頗愛杯中物。且慕座中有風雅士。請陪末座可乎。言已。痛飲大嚼。衆錯愕不測。問姓名。笑不答。醉飽之後。迄無一言。蹶然起曰。邂逅相遇。亦是前緣。後會茫茫。不知何日得酬高誼。語訖。聳身一躍。騰空上屋而去。已莫知其所在。衆大駭。噤莫聲。嗣有疑爲狐鬼者。先生曰。此殆劇盜也。昔竇爾敦兄弟皆能爲此技。但盜亦有道。乃不速而來。而以老饕之行徑出之。真彼之自謂陋鄙者矣。相與驚訝而散。越日其親串家來請先生曰。家中新得肥蟹一大簍。可以賡續前會矣。但蟹不知從何來。亦不知何人見惠耳。先生曰。吾固謂盜亦有道也。

出行兩事之便宜

先生自謂平生欲學一恕字。競競焉惟恐其不能。嘗舉少年經驗事以告人。以爲厚己薄人者戒。一爲二十來歲時。坐倒划船。往廣西探叔父。同船七八人。欺已幼弱。開行之際。陰雲四合。同人度天將雨。乃盡置其衣裝於艙底。以己衣裝覆其上。若藉以遮蓋者然。詎行甫數里。天竟放晴。船忽滲漏水。從下入。反盡濡焉。一爲某年入都。夜投旅店。客幾滿矣。然室中非無一二容榻地。先來客欲寬敞。不許後來者入。竟閉戶而酣睡焉。不得已卸裝戶外。倚裝假寐。天曉將行。忽聞室中人聲喧嚷。始知夜間有賊挖後壁入。盡竊室內客衣裝去。致難成行。己物以在戶外。無一缺失。破曉趕車上路矣。人之無恕道者。愚人自愚。一至於此。先生回顧少年。時時爲後人作殷鑒焉。

故人子

故人子某。年少好拳勇。以鬪毆入獄。三年乃得釋。自是折節讀書。杜門不出。旋

輿從出門。見民家少艾。輒默記其廬戶。夜則潛出署。踰垣入。用強姦污。一日又悅一小家婦。即夕就之。婦驚而大呼。四鄰聞聲持械至。卒破圍獲。士紳據以控省。遂鐫職。往來南北。倅僚無聊。到金陵。求見先生。先生接見之。詢得其狀況。曰。子誠美才。惜乎其未聞道也。留住隨園數月。初尙斫弛不羈。漸卽神情靜穆。一改從前行徑。所謂與善人居。習而與之俱化也。某談論滔滔。文才固自茂美。年華正富。先生薦爲尹文端公記室。卒能盡東南之美。賴文端力。開復其官。仕至太守。然非先生之念舊。有以汲引之不及此。又村爲余言。不能記其姓字。或曰。裴二知撫軍公子也。

冒名騙錢

先生同生好客。卽素昧生平。而投刺請謁者。亦無不延見。其有一年世好之誼者。必留飲留宿。稍有文學者。尤垂青眼也。一日有鈕姓少年。到隨園求見。刺書

鄉年愚再姪鈕某自稱爲浙之桐鄉人。其先祖諱汝騏者。爲先生己未會試同年。接見之下。追述祖德。歷歷可指掌。祇以髫齡失怙。家世清貧。訪友出門。苦乏資斧。微露求助意。先生因思己未同榜。固有鈕太史號駕仙者。榜名符合。曾一典江南試。再典雲南試。而京華舊夢。音問杳然者數十年。不意其後人之式微至此。爲之惻然。問及書史。略不通曉。自以家貧失學爲言。因助以二十金而去。次年先生到杭州。門者又持刺報鈕某來。稱謂姓名與前無異。及見面。則非前人也。且丰神俊偉。文采風流。大非前人之形容。寒乞者問其家境。稱先祖宦橐所餘。雖不爲多。尙足餬口。且肆業杭之某書院。文名藉甚。父母俱存。並無兄弟。因久仰先生名。知台從遙臨。特來晉謁耳。先生始悟前者之爲捏名。贗鼎。特設計以爲騙財地。不便與來人說明。暗自匿笑而已。君子可欺以其方。人心亦何狡獪。以先生之明察。而亦受其欺耶。時一爲人言之。引作生平笑柄。

寶山蔣敦復劍人稿

阿相國水上旌旗

阿廣廷相國。與先生同登賢書。且同出鄧公遜齋門。赴闕謝恩時。兩人匆匆一見而已。嗣後先生入玉堂。改州郡。告歸養親。阿則位極人臣。出入將相矣。垂垂五十年。先生赴杭州。路過吳江。於月下望見水上旌旗。問之。知阿在杭州。勾當公事。返初意。擬肅手板叩舷求見。繼而思之。夜已更深。阿當就寢。且天上鳳鸞。又未必尙憶人間。有當日同飛之燕雀。以故噤齟不前。拏舟竟去。及到杭州。有方受疇司馬者。告知阿曾欲見先生。命其馳六百里羽檄。招之使來。而先生出門。未奉其檄。深以失之交臂爲憾。此固阿之愛才念舊也。而先生之人望可思已。

聲望高崇

早年解組。官不過一縣令。而聲望之隆。無可倫比。奇麗川中丞回京。阿廣廷相國殷殷問先生起居。奇有詩云。白頭宰相關心甚。問了黃河問簡齋。畢秋帆制府。一代人物也。而先生聲譽與之相埒。徐閬齋詩云。弇山制府倉山叟。海內龍門兩扇開。和希齋尙書輩。且甚嚮慕。有年合在弟子之列之語。而高麗英吉利等國。又以重金購先生全集。是先生之名。傳徧中外矣。

高麗使臣購隨園集

高麗使臣李丞薰。洪大榮等。奉使來華。讀先生集。競相傾倒。各以重金購數十部。歸國分贈儕輩。逾年。又特派人來購。倍前數。嗣是絡繹來購者。不絕於時。是真所謂紙貴洛陽。而價重雞林者。其聲望之隆。又如此。

看書必加摘錄

先生自謂自幼時記性不佳。故看書必加摘錄。分門別類。以補健忘。閱時既久。

隨園隨筆一書而言也。先生晚年於一二十歲時事，輒能津津道之。迨乎其後，凡有聞見，無不筆之於書。握一管，披一書，寒暑朝夕，無稍間。此又先生筆墨之勤也。

藏書不及畢中丞多

藏書五萬卷，自以爲多矣。及聞畢秋帆中丞家藏書九十五萬卷，乃以爲粒米入太倉，多寡懸殊。奚啻相形見拙。當時隨園中曾建書倉，以爲藏書之所。牙籤玉軸，亦旣宏富可觀。畢氏多至十數部，其所藏之處，又不知其如何。紅羊一劫，兩家卷帙，盡付祖龍。可勝浩歎。

喜聽趙秀才說鬼

趙秀才依吉多志怪異。先生嘗樂聞之。每招趙至，令其說鬼，必以杯酒相酬。先生作新齊諧，凡不註某人說者，半是趙所口述。趙固具生花舌，大都憑空臆造。趙姑妄言之，先生姑妄聽之。所以答楊笠湖書，自謂子不語一書，莫須有之事。

而已。游戲調言。何足爲典要。正以此也。

白下志

有人以白下志就正於先生者。先生並不繙閱。皮置案頭。塵壒積矣。作者索之數四。先生不加一墨。完璧歸之。乃竟梓之。而欲問世。而頗怪先生之惜墨如金。不肯以大雅扶輪也。先生曰。此人之作此志也。經年累月。費盡心思。但其命名之意。則已不足寓目矣。人問其故。先生曰。白下志。江寧之別名也。曰白下志。其爲江寧府志乎。抑江寧縣志。上元縣志乎。而僅曰白下志。其志白下山水乎。抑志白下人物乎。作文必先有題。旣無題。安有文。是不必觀也。人皆服先生之論之精確。其人聞先生言。愧恨不已。至匿其板。不在問世云。

不及謝珍格致

中西未互市。自來火柴不多得。家居取火。必置火刀石器。武進謝珍窮格致之學。先生指火刀石器爲問。謝曰。金石之屬。皆感土火之氣凝結而成。賦質並剛。

本屬同類。鐵擊石則出火以應之。施其所畏也。故火刀忌撥火。撥火則擊石弗利。火石如出火少。則納水中一二日出之。取火必多。其故何也。蓋金爲水母。撥火則性枯。性枯則質鈍。火石之火。分周四體。外剝既甚。則火藏石心。不易透出。用水激之。中藏之火。盡出於外。故擊則多火。試之良然。先生佩服深之。自愧不及淹博。

羅兩峯畫像不像

先生請羅兩峯畫小像。因不甚似。至以像寄還。並寓以書云。家人目中之我。一我也。兩峯畫中之我。一我也。或我貌本當如是。而當時天生之者之誤耶。又或者今生之我。雖不如是。而前世之我。後世之我。焉知其不如是。故兩峯且舍近圖遠。合先後天而畫之耶。家人既以爲非我矣。藏於家中。勢必誤認爲竈下執炊之叟。門前賣漿之翁。且拉雜摧燒之矣。兩峰居士既以爲似我矣。若藏之兩峰處。當必推愛友之心。自愛其畫。將與鬼趣圖冬心龍泓兩先生像共薰奉珍。

護於無窮。故不敢自存。託兩峰代存。此其事。若令今之人爲之。必至大失交情。乃先生言之。而兩峯坦然也。名士論交。不同流俗如此。至書中詞語。以諧謔出之。正自妙不可言。

尹文端公戲謔語

尹文端公亦善於調侃者。先生爲文端代擬對聯。文端以風肉一盤爲報。有謝代筆之勞。兼謝在旁磨墨者之勞。佳人聞之。必嫣然一笑也。之語。又云自行束脩以上。爲弟子奉先生而言。今自行束脩以下。又爲先生奉弟子而言。似乎改論語作倒裝文法矣。云云。一盤風肉。爲物甚微。何必斤斤於此。蓋先生本好詼諧。文端故亦以戲謔出之也。

尹文端公稱許語

先生作文時。有纖佻之語。尹文端公側室封一品夫人。先生賀文中。有秋娘二字。文端謂其字欠莊重。屬先生改去。先生初不允。繼而思之。一爲師命之難違。

一爲事之關涉師母也。乃另改之文端贊其文以爲千古未有之榮寵得千古未有之文章爲之大喜。又謂與師母擁爐讀之彼此眉飛色舞共歎子才真才子也。又謂天要賜吉人以家門之奇福先生一才子以爲表章奇福之人掀翻文苑英華一千卷試問曾有是題曾有是文否。文端亦何自誇而其所以稱許先生者師弟之相得深矣。

莊亞相亦作調侃語

吟到夜深公自愛。後堂恐有未眠人。先生以之調尹文端者也。莊滋圃亞相見之曰。如此頑劣門生獨不畏小子鳴鼓而攻耶。師母聞之亦當打手心十下。蓋因先生之調尹。莊即以調先生。莊固端正不苟言者。而於先生竟作如此語。莊亦何嘗不風趣。

御者談詩

先生乞假歸娶。出京之時。雇車上道。時在九十月間。曉色迷離。天氣寒甚。不禁

有瑟縮之態。一車夫自語曰。此真所謂雞聲犬店月。人迹板橋霜也。又曰。天冷先知是瘦人。吾輩身軀雄偉。差足爲若輩傲也。先生聞而異之。問曰。爾亦能知詩者乎。答曰。並不知詩。但幾句古人詩。誦之熟矣。然不能作詩。卻能觀詩。吾輩業此久。往往應客之雇。到旅店中。搬運行李。而驢駒在道。客尙於此時有秉筆而留題者。數見不鮮。心許殊少。祇有三日前所見蘆溝某店潯陽女子所題四絕。不能全記。尙得其一二。則差強人意。其餘所見。則非意不佳。卽韻不穩。然潯陽女子詩。並非親見其手題。或亦騷人墨客。不得已而假名於粉黛耳。語未畢。而行人嘈雜。幾有前轍欲覆。來軫方遁之概。斯時天寒晷短。已值換站。一時忙亂。未得多語。先生以爲此人未必不能作詩者。深以不及唱和一章爲憾。且所言題壁詩。亦未聽其誦述一二。不然。亦詩話中一點綴也。

御者通文

又一御者見先生年幼而貌癯。心易之。呼斥之間。傲不爲禮。僕人袁元語之曰。

此吾家袁相公也已入詞館矣。今將歸娶也。袁元稍知文字。又語之曰。是所謂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也。御者遽曰。如子所言。則是金榜掛名時。洞房花燭夜也。子但知誦古人之語。而不知運化古人之語。其不謂之泥而不通乎。先生聞之。以其語之顛倒有意。問之。則曰。如彼所言。彼自顛倒。吾未顛倒也。更與語。不甚答。先生曰。此御者真正通文。

舟子論古

到杭州偶遊西湖。出湧金門。雇一小舟。舟子精神雖健。鬚髮皓然。年似已六十餘矣。到岳墳。命停泊。舟子曰。武穆盡忠報國。足令後之人肅然起敬。南渡諸事。誠然誠然。然而代遠年湮。附會不少。銀瓶小姐。豈果有其人耶。武穆父子。又豈葬於是耶。歷舉史事。頗有見解。非耳食者所比。根問之曰。吾自有書爲證耳。何多言也。先生不再問。歸而語人曰。此舟子亦自不凡。

變童之自始

或問先生變童始於何時。先生曰。周禮有不男之訟。蓋卽此也。其人曰。周禮註謂天閹不能御女者。殆卽變童之謂。先生曰。自古及今。未有以不能御女成訟者。經文簡質。註者穿鑿。實則指此事而言。無足疑也。商書比頑童一語。出梅頤僞古文。不足爲據。逸周書稱美男破老。則亦於此事爲近。然則變童蓋自周始。周以前未之前聞。自周以後。著爲令典矣。其人頷而笑之。先生平生好男色。故其人舉以相詰。而先生所答之言。乃確有可徵。其人遂不更有言也。有某客在座。顧先生而笑曰。君真可謂數典不忘。

歌郎送別

先生在都中時。有歌郎吳文安者。蘇州人也。年少美丰姿。供奉大內。聲名藉甚。先生與之甚契。吳亦以先生爲南人。頗以萍水相逢爲樂。時來先生寓中。每遇考試。吳爲吮筆磨墨。撰擋周至。及先生成進士入詞林。吳爲之欣喜者累日。嗣

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也。

吳下重逢兩供奉

都中名伶陸才官者亦蘇州人也。供奉大內。色藝與吳文安埒。先生嘗識吳。後識陸。陸齒略穉於吳。兩人時來先生寓中。時人目爲雙璧。及先生外用出都。遂相契闊。三十餘年後。先生遊吳中。忽遇兩人於虎阜。初皆不相識。可中亭。客者以彼此皆盛名鼎鼎。兩爲通姓名。乃各恍然。時陸年已近七十。吳更五十外。先生則六十餘歲矣。吳陸俱以葬親歸里。不復再作京師遊。先生別春明舊夢。握手歔歔。回首前塵。不勝故人何戡之感。

尹公姬侍不拘形迹

先生與尹文端公師生之契。固不與尋常同。當文端督兩江時。先生時相過從。情意親密。一家人不啻焉。先生輒不待文端召。不時入督署。文端或勾當公事未了。先生直入內室。文端多姬侍。先生至並不避面。評詩論畫。咸以袁先生呼。

之一日文端走伴招先生。遲之久不至。屢催之。實不知先生蹤跡之所在。及文端退食燕寢。先生固已來之久。與諸姬開樽飲矣。文端爲誦山樞一詩以嘲之。相與大笑。

觀音入夢作別

先生不佞佛。而性通脫。方氏姬奉一檀香觀音像。長四寸。先生不加禮。亦不禁也。有女僕張媽者。奉之尤虔。每晨必往佛前焚香稽首畢。方供掃除之役。先生一日晨起。呼盥面湯甚亟。而張方奉佛不已。先生怒。取觀音像擲地不碎。以足踢之。姬聞泣曰。昨夜夢觀音來別我云。明日有小劫。我將他適矣。今果被君擲地作踢。豈非數也。以碎片檀香投諸火。啾啾有聲。先生以爲佛法全空。焉得作此狡獪。必有鬼物憑焉。嗣後乃不許家人奉佛。

相攸

隨園中植紫薇三株。十易星霜。從無蓓蕾。幾幾乎枝枯葉萎矣。某年忽爾著花。

爛如雲錦。適史抑堂少司馬求婚帖至。先生有女擇壻甚苛。且以與史勢位懸殊。意猶豫未遽允。乃以紫薇盛開之故。卒以女許之。先生不信瑞應之符。至於此。若有不能不從俗者。所謂榮華之景。觸目欣然。兒女私情。雖丈夫亦聊復爾爾也。

好名乃非禽獸

詩名心未忘。尹似村公子所鐫五字小印文也。公子以詩寄先生。箋頭壓此印。先生以詩箋貼壁間。有某官素好談理學。顧先生於隨園。見而笑之。詡詡然曰。人皆好名。我獨不好名。先生應聲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好名也。其人慚沮而去。此先生之迴護公子也。然其所以抵制某官者。諛也而近於虐矣。而先生好名之心。亦已自道出之也。

吳山賣藝女郎

童時登吳山遊玩。時值新年。非常熱鬧。有賣技女兒。正演走繩之戲。翹一足以

一足故作停頓勢。如蜻蜓點水狀。觀者目眩神迷爲之驚駭。先生見女兒姿態妖嬈。服其技而愛其色。一時頗涉遐想。效圍觀者擲錢。以錢串緊紮數十錢之兩頭擲之。命中女兒之足。適雙鸞固纖不勝握者。女兒驚痛幾墜。觀者大笑。女兒回頭見先生亦以其髻齡可愛也。向之嫣然笑。先生神爲之移焉。蓋先生好色之性自幼已然。殆得之天賦者也。

吳山婦人獻詩

某年到杭州。偶登吳山。信步至山後。見精舍數椽。於葦篔簹雙扉。不扇綺窗。高掛卽而窺之。樵架常簾。寫畫滿其上。女子閨闈焉。愕然。退而內已有所覺。有奔出瞰客者。粉黛微呈。似曾相識。招先生入。延坐獻茶。彼此通姓。某氏女則爲某氏妾。嫠而避囂於此。某氏與先生有姻戚誼。或者與女曾一謀面。故極面善。女亦素耳。先生名。因於案頭檢舊作數章。就正之。風格嫺雅。先生極爲稱贊。因乞而袖之歸。編入詩話中。先生隨園詩話閨閣之作甚多。此不知其爲何人何句。

題扇詩

先生題畫詩都不錄存。又村於濟南市上骨董店。有畫簾仕女扇。上題一絕。句曰：十里春風興未除。紅樓夾道美人家。捲簾我看雙鸞玉。柳看馬櫻一樹花。含情旖旎先生手筆也。上款爲小燕校書。下款則署梅村畫簡齋題。又村以一餅金購之歸。寶而藏之。特不知畫者梅村爲何人。而小燕想曾經先生青眼者也。

全姑

先生愛花之心。於其責金匱令辦全姑一案見之。全姑蕩山茶肆女。潔白婀娜。年十九。與其隣陳生私相通。陳故美少年也。陳家饒於資。有匪人覬覦之。藉捉奸以爲索詐地。陳果以百金賄匪。縣役思分其贓。相與牽扯到縣。縣令某自負理學名。將陳決杖。女哀號涕泣。伏陳臂上。願代。令以爲無恥。愈怒。命將陳與女

各決杖四十兩隸拉女下。時私相憐惜。以爲此女通體嬌柔。如無骨者。又受陳生金。故杖輕撲地而已。令怒未息。翦其髮。脫其弓鞋。置案上。傳觀之。以爲合邑戒。且貯庫焉。將女發官賣。案結矣。陳思女不已。賄他人買之。而已仍娶之。未一月。縣役紛來索賄。道路喧嚷。令訪聞大怒。重擒二人至案。女知不免。私以敗絮草紙置褲子護其臀。令望見曰。是下身纍纍者何物耶。乃下堂扯去褲中物。親自監臨。裸而杖之。陳生抵攔。掌嘴數百。後乃再決。滿杖歸家。自經死。女賣爲某公子妾。有劉孝廉者俠士也。直入署。責令曰。我昨到縣。聞公呼大杖。以爲治強盜積賊。故至階下觀之。不料一美女剝紫綾褲受杖。兩臀隆然。如一團白雪。日炙之。猶慮其消。而公以滿杖加下。一杖下。便成爛桃子色。所犯風流小過。何必如是。令曰。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陳生富不加杖。人道我貪贓。劉曰。爲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聲名可乎。行當有以報矣。奮衣出。與令絕交。蔣心餘太史爲先生言此事。先生作札責令。略謂全姑與陳某身被官刑之後。猶能冒

死相從。殊有觀過知仁從一而終之義。方謂足下將旌之以徇於國而乃橫加以修辱。不已謬乎。焚琴煮鶴。大殺風景。好惡拂人之性。大非仁人君子之所爲。又以匪人縣役借此索賄之故。至以令爲惡棍之傀儡。可謂罵得痛快。未十年令遷松江守。方午餐。其僕見一少年從窗外入。以手拍其背者三。遂呼背痛。已而背腫尺許。中有界溝如兩腎然。召醫視之。醫曰。已成爛桃子色。不可救矣。令聞而心惡之。未十日卒。先生聞曰。果如劉孝廉所云。行將有報矣。爲之大快。此案若在先生手中。將爲陳全兩人作合之不暇。必成一段佳話也。

王絳仙索壓妝詩

有吳妓王絳仙者。先生見而悅之。以二十金令置酒。至期因事不果往。又因歸期促。並不自走別。但遣人關說道歉而已。而金已遞付。留作纏頭。不索其償。已作行雲流水矣。踰年絳仙以書至。並附以詩。言將嫁。欲索一詩以作壓妝。金以完璧歸趙。願作門牆之贄。先生得書。亟以金製辦添妝。作書賦詩。走伴到蘇。贈

之。深以文字因緣。前此之失之交臂爲憾。自是女弟子中又添一人也。絳仙嫁後。音問時通。吳阜鍾山。輒有詩筒相來往。其夫亦風雅士。並因此而訂交焉。或曰。絳仙卽汪心農。筵室王碧珠也。

武員前倨後恭

先生入詞林後。乙假歸里。戚串家有喪事。先生往弔焉。以在桑梓。且以弔喪。未帶補服。適某武員至。戚家請先生支賓。某武員見先生身穿常服。年輕貌醜。慢不爲禮。並不問姓字。但曰。爾念書乎。曰。然。可應試矣。曰。已僥倖可下場矣。曰。已僥倖。然則明年可赴都應禮部試矣。曰。已僥倖。成進士入詞林矣。某武員請問姓名。方知卽袁某。此固才子之名。一時鼎鼎者。恭維數四。踴躍不安矣。

贖取周漪香贈物

阿遲寄名周漪香夫人膝下。周在陝西。以火鼠皮統。及種谷羊帽。簷玉桃帶扣。

撫軍書自貢其真有裝潢白髮覆首圍腰未免不稱然欺其未冠之兒且作攘羊之父冠帶有知必將笑其燕婉之求遇其戚施矣云云後被鍾姬所知爲兒請命先生靳不與母與子固請之先生陰命皮工玉工仿造贗鼎以爲給而仍自匿其真出則用之歸則藏之先生年已七十矣殊乖旣衰戒得之訓而是區區者猶與家人婦子相爭奪至匿其真而獻其僞有類庸流矯詐之所爲可見世俗之情賢者不免而周夫人贈物之寶貴可知也又足以見先生之風趣已

天河老猿降世

康熙壬寅先生七歲受業於史玉瓚先生先生性好動史常呵責之有道士過其門指先生謂史曰此兒前生天河中老猿也因私覷牛女渡河事少謫人間者八十年不二二十年吾言卽有驗請牢記之好動是其前生帶來的福壽無限量勿呵責爲史笑其妄先生以其戲已也心頗不樂將唾道士面史喝之而止。

朝考詩

先生已未朝考詩題。是因風想玉珂。先生刻畫想字。有句云。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大司馬甘公以語涉不莊。將置之孫山外。大司寇尹公與甘力爭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尙未解應制體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習也。倘進呈時。上有駁問。我當獨奏。甘乃無言。始得入選。先生之得館選。尹公力也。受尹公知。從此始。先生憶道士言。却於詩語驗之。蓋所謂不二十年者。壬寅距己未。祇十八年。時先生二十四歲也。

歸娶贈詩

先生翰林歸娶。長安贈行詩甚多。如鄒大和學士。張南華宮詹。裘叔度太司空。蔣和甯沈椒園兩御史。諸作尤佳。毗陵相國程聘三時作庶常。詩云。金燈花下。沸笙歌。寶帳流香散綺羅。此日黃姑逢織女。漫言人似隔天河。蓋戲用先生朝考句。而又暗合道士所言也。

入學

先生十二歲應童子試。與其受業師史玉瓚先生同入學。有張有虔者。亦同案也。發落之日。張衣緋衣。辮結紅繩。爲學使所斥。先生聳然。先生束裝一如張也。詎學使並不斥先生。而反殷拳作獎勵語。蓋案中先生年最幼耳。

廩生不保冒籍

先生十五歲應學院試。以第二名補廩。次年有以冒籍請先生作保結者。先生初不知。後爲同廩生攻訐。先生即退保。時先生家徒四壁。日用艱難。冒籍者料其可餌也。以百金求先生畫押。先生卒不允。是則先生幼時。已以清廉自矢者也。

縣試不罪搶手

先生宰沐陽時。有淮安諸生呂文光者。就沐陽之吳姓家西席。其弟子應童子試。呂混入縣署。爲弟子捉刀。先生偵獲之。將科以罪。視其文佳甚。留入幕中。不

追既往。唱和相得。且妻以姨。以東南之美。兼姻婭之歡。先生之愛才也。呂深德之。後呂中乾隆辛未進士。出知滑縣。先生輒以呂不得庶常翰林爲憾。時慨惜焉。

縣試爲幼童作伐

先生知江寧縣時。縣試諸童有吳模字元理者。年纔十三。舉止端肅。因喚入署。啖以果餌。旋即入泮。邑中名士沈瘦岑有女。先生爲之作伐。以配吳。迨時而娶。夫婦甚相得。後吳受學使李鶴峰知。膺拔萃焉。

全集中無心書

先生曾有州縣心書之著。見之詩集。而不在三十種之內。文孫又村明府攝寶山丞時。亦有心書守遺訓之句。此書不知流落何所。殆散失於髮逆時矣。又有隨園公案一書。本係他人所刻。坊間販賣。風行一時。另有編成戲劇。如斷蜈蚣。斷驢子。斷雞子。斷芭斗之類。沿街唱演。婦孺咸樂聞之。此則世俗附會之談。不

足爲先生故實也。

二金出門得薦鴻博

先生十二歲入學。十五歲補廩。家徒四壁。日用艱難。其父內弟建磐公在廣西金撫軍幕中。與先生二金託友柴東升帶至江西高安署中。更由柴措十二金。坐倒划船到廣。受盡飢寒。時乾隆丙辰端午前一日也。健磐公一見。拂然道。汝不該來。先生惶恐無措。不料次日引見金公。蒙國士之知。非常矜寵。留住三個月。保薦鴻博。贈銀百二十金。遣人辦裝護送至京。此先生生平第一知己也。及後時時爲人言之。輒有回首歎歎之意。

二十四千訓蒙捐監應試

先生鴻博報罷。落魄京華。由某某兩太史薦至稽中堂府第訓蒙。歲修二十四千。一二年間。備嘗苜蓿蘭干之苦。同徵友之顯貴者。醵資爲先生捐監。應戊午科順天鄉試。是科領鄉薦。登無錫馬錦昌榜。主試者吏尙孫公嘉淦。禮侍吳公

嘉驥先生則出四川朝林鄧遜齋先生房也。次年會試聯捷成進士。登汶上軒轅誥榜。大總裁爲戶侍留公保。內閣趙公國麟。吏尙甘公汝來。兵侍凌公如煥。先生出常熟蔣文恪公房。是年狀元番禺莊有恭。先生入詞林。後以未嫻清字。因之散館外用。

漂署門者不納封翁

先生以乾隆三年戊午科順天舉人。中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改知縣。分發江南。初試漂水。調江浦。調沐陽。再調江甯。有政聲。初任漂水。封翁自廣西來。慮先生年少。不諳吏治。乃匿姓名訪諸野。有女子告曰。吾邑袁知縣政若神明。封翁乃大喜。及入署。門者不識荆。拒不納。又萬無用柬帖理。告以故。略不信。而先生適出。乃延之入門者懼罪。匿他處。封翁曰。公事公辦。罪不及無知。不足怪也。命先生召之還。任用如初。此以見封翁之大度容人也。

隨園軼事卷五

寶山蔣敦復劍人稿

萬民衣

先生作宰多政績。權漂水時。僅二十七歲。離任之日。吏民遮道。至於泣下。有攀轅臥轍之風。有以萬民衣披先生身者。金字輝煌。皆合郡人姓名也。先生與二老同出境。二老顧而樂之。先生於車中賦詩。有二老白頭同出境。千秋不數老萊衣之句。此詩不載全集中。不能得其全豹也。

太夫人現身說法

先生知江浦時。有姑訟其媳者。謂娶媳六月。卽生子。將偪之使休也。原被到堂。姑侃侃談。媳惟嚶嚶泣而已。先生略訊數語。卽斥之俱退。旋召其姑入內室。見太夫人。太夫人問曰。爾以何事興訟。其姑具以告。太夫人笑曰。是何爲者。余於某年某月嫁。某月生子。距嫁時亦祇六閱月。所生子卽爾所見高坐堂皇者也。豈清白人家。而亦有曖昧不可告人者乎。爾去休。其姑感泣退。一家母子姑媳。

和好如初也。或謂先生預爲設計而全人家室云。

陵川集折服老秀才

先生宰江甯時。一日天大風。白日晦冥。城中有韓姓女子。年十八。被風吹至銅井村。離城九十里。其村民問明姓名。次日送女還家。女已婚東城李秀才之子。李疑風無吹人九十里之理。必有姦約。控官退婚。先生曉之曰。古有風吹女子至六千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先生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忠臣。豈肯作誣語者。第當年風吹吳門女。竟嫁宰相。恐汝子沒福耳。秀才讀之大喜。兩家婚姻如初。制府尹公聞之曰。可謂宰官必用讀書人矣。先生學問淵博。往往據書史以聽政。此其一端也。

捕蝗幾死馬上

先生宰江甯時。捕蝗七里洲。所乘馬爲野豕所驚。怒逸不止。先生強勒之。馬竄入廢寺。門攔橫木。馬可入。而馬上人必折頸死矣。馬竟騰身而進。間不容髮之

頃先生私念死可也如此慘人必疑有隱慝焉此念甫動馬忽然止若泥馬然絕似有人擋之者先生從容跨下牽縛樹間良久輿從踉蹌而來告以故有驚喜泣下者後先生時時爲人言之謂未始非神明之有以佑之也

金中丞之奏疏

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海內獲薦者二百餘人。至九月而試保和殿者一百八十人。其中年最高者萬九沙先生諱經。最少者爲先生。是年先生祇二十一歲。薦先生者爲廣西撫軍金震方中丞銜。一見先生。目爲國士。持疎奏聞。首叙年齒。再跨文學。並云臣朝夕觀其爲人。性情閒淡。舉止安詳。國家應運生才。必爲大成之器。一時司道爭來探問。金每見屬吏。談公事外。必及先生之某詩某句。津津道之。並其容止動作。極口爲之揄揚。先生在屏後聞之。沾沾自喜。探公見客。必隨而竊聽焉。

不忘一飯之恩

乾隆丁巳先生落魄長安金陵人田古農見而奇之哀其飢渴沽酒爲勞未十年先生作宰江甯古農已爲異物先生不忘一飯之恩求其子孫而詣墓拜謝焉。

分校南闈得兩生

乾隆甲午江南鄉試先生入闈分校得二卷薦不售一太倉吳維鶚一松江陳邁晴吳爲梅村先生曾孫少年玉貌登癸酉賢書亡何病死陳五策博引羣書兩主試愕然不知來歷先生爾時年少氣盛語侵主司以故愈不得售榜後以百韻詩來謁先生深惜命運之乖也且陳先吳卒先生有哀兩生詩

陰德及人

先生作令十年所歷四邑到處有神明之譽其事蹟之昭著者已見之本傳見之各集中然陰德及人之處實難盡知金陵城中多有奉祀粟主歷數十年而不替者又有李金二姓歲歲餽送土物不具名柬率以爲常直至城陷之後此

禮纓革

某中丞未讀小倉山房全集

同治初年。某中丞撫吳時。重刊牧令全書。頒示僚屬。書中載先生答門人王禮圻問作令一書。中丞批云。先生一生著作。只有此件。有益世人。然先生著作等身。有益世人者。正自不少。固不僅僅此一書已也。時大難初平。小倉山房全集。盡燬於亂。中丞殆未窺全豹者歟。

江甯縣署聯

先生知江甯縣時。自書一聯。刊木以懸二堂云。獄豈得情甯早結。判防多誤每輕刑。藹然仁者之言。非僞吏之所得望。髮逆之亂。縣署燬焉。聯遂無存。厥後建造署屋。重複補刊而書之。亦以先後人之有心民瘼。而能會先生之意者。

六十年不忘蒙師詩句

先生於雍正五年丁未入學。與業師史玉瓚同案。嗣後與史闊別者多年。及先

生刻隨園詩話。史已歸道山。徧搜史詩。苦不可得。忽憶七歲時見史以硃筆書僕固懷恩傳後一絕。懷恩本不負君恩。青史何曾炤覆盆。萬里靈州荒草外。至今夜夜泣英魂。當時偷誦記之未忘。遂筆而編入詩話中。閱時久矣。猶能一字不遺。先生記性之高。加人一等矣。

學作論於姑母

先生有姑母嫁沈氏。年三十而寡。守志母家。先生幼時蒙其撫養。凡浣衣盥面。事皆依賴於姑。姑通文史。先生讀盤庚。苦佶屈。姑爲同讀。以助其聲。先生幼時。姑教以作論。以郭巨埋兒爲題。先生左巨。姑不以爲然。以爲因養母而殺子。非特忍心害理。且反以傷厥母心。又犯三不孝之一。批點塗乙。竄易過半。先生學業遂大進。先生一生所作詩文。往往好爲翻案者。皆秉姑之訓。而深得其法乳者也。

爲人甯爲擔水夫

王夢樓侍講論詩云。詩稱家數。猶之官稱衙門。衙門自以總督爲大。典史爲小。然以總督衙門之擔水夫。比典史衙門之典史。則亦甯爲典史。而不爲擔水夫。何也。典史雖小。尙屬朝廷命官。擔水夫衙門雖尊。與他無涉。今之學杜韓不成。而矜矜然自以爲大家者。不過總督衙門之擔水夫耳。先生笑曰。君之論詩誠然。若爲人則吾甯爲總督衙門之擔水夫。不願爲典史。侍講問其故。先生曰。典史入總督衙門時。必極諂媚匍匐之狀。擔水夫入則大踏步而人且避路矣。侍講亦爲粲然。先生此言。大有陶靖節不爲五斗折腰之概。此其所以早年解組。薄縣令而不爲也。雖屬遊戲之言。而先生一生之行藏志趣。於此可知已。

部駁保薦因而辭官

先生出宰江南。歷四任。而時不及十年。總督尹文端公保薦高郵州知州。部駁不准。先生心甚不樂。以爲是區區者。而不余畀。更奚屑爲五斗米折腰。乞養歸。

山其志乃決。是時囊橐蕭然。祇三千六百金。五十年中。賣文潤筆。竟有一篇墓誌。贈銀巨萬者。由是擴充園圃。結構亭臺。種竹栽花。命儔嘯侶。優游自得之趣。有富貴人所不能希冀。出門遊歷。足跡徧天下。所至之處。贈帛投繯。爭先恐後。至無須裹糧焉。

外集遺失不傳

袁文箋正。卽小倉山房外集。曾爲吳門石琢堂殿撰韞玉註釋。久已梓成行世。後有陶孝廉亮采者。亦吳人。謂石註太略。且間有誤釋之處。於是重加箋釋。既詳且賅。可稱瞻博。先生文孫又村明府攝上海邑篆時。志在鋟版。正在鈔錄校對之際。忽然亂作。遂並原本俱失。

楹聯遺墨

先生自謂不知書。然寸縑尺素。人爭寶之。一點一畫。一味率真。所謂村女不含顰。牧童不揖讓也。曾於先生文孫翔甫大令處。見先生手書七言楹帖一副。書

然。大令以雙鈎副本見贈。因爲刻木成聯焉。按聯語爲桃棲霞女士句。見詩話。
論鄭板橋書法

先生不喜鄭板橋書法。而笑爲野狐禪。有謂孫壽本無顏色。又不肯安心梳裹。故爲齟齬笑。墜馬妝。以蠱惑梁冀秦宮耳。若西施王嬙。天然國色。明璫玉佩。整齊齊。豈屑爲此矯揉造作。效小家子態哉。比喻殊覺奇確。

繪事留遺之可寶

先生自謂不善填詞作畫。而蘭村公子工倚聲。真來公子工繪事。故先生有都爲而翁補缺如之句。乃先生文孫翔甫大令。藏有先生所繪山水橫幅一幀。上題寫得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意云得自松江某氏者。吉光片羽。希世之珍也。而詞則於全集中亦偶見一二。

聽朱觀察夫人彈琴

先生不喜歌曲。故姬侍雖多。無有以歌曲傳者。然興之所到。亦未嘗不以低唱吹簫爲樂。至朱沛之觀察夫人之彈琴換詩。則又先生之所欣然從事。朱寓杭州紅藕山莊。招客小集。忽引先生入內。夫人出見。玉貌錦衣。隨二侍者。其一抱琴立。夫人與先生敍寒暄畢。起立曰。妾故善琴。非得先生詩。不足以張之。請試一鼓。換先生佳句。旋從容布指。操關雎一曲而退。先生以詩答之。有曲終人不見。天上一嫦娥之句。

同周漪香互相題圖

先生畫隨園雅集圖垂三十年。名流題詠殆徧。惟少閨秀一門。畢秋帆中丞筵室。周月尊字漪香。長洲人也。工吟詠。先生知其蘇州。徑自修札。索其題詩。自覺冒昧不安。乃甫封寄。而漪香亦書來。索題採芝小照。不謀而合。業已寄矣。先生臨採芝圖副本。後到蘇。告知漪香。漪香亦將雅集圖臨本出視。彼此大笑。以告中丞。中丞命漪香師事先生。先生以次子阿遲寄名漪香膝下。通姻好焉。

宴客例更酒盞

先生性不飲酒。而愛藏美釀。又愛搜羅酒器。每當宴客之時。一席之中。例更酒盞四五度。始而名瓷。繼而白玉。繼而犀角。繼而玻璃。由小而大。遞相勸酬。宏於量者。期其盡歡而後已。於此可以見先生之好客焉。

不屑研求音律

先生性不飲。而精於饌。不喜唱曲。而但好吟詩。顧性不飲。而頗喜飲。且最喜人飲。於音律一途。則不事研求。嘗語人曰。桐城張文和公。爲大學士文端公子。一生富貴。獨缺東山絲竹之好。或亦金星不入命之故。京江張相國之外孫。崑山徐題客。鍵菴司寇孫也。五歲能拍板歌。相國曰。是兒沒出息矣。兩相國性情相似。後徐竟坎壈。爲人司音樂。以諸生終。先生言之如此。其不欲多能鄙事耶。按題客先生女翁也。

論服藥不足醫病

先生不喜服藥。有以人蔘贈者。至不敢封而璧還。嘗語人曰。草木可以活人。神農至今不死矣。又曰。孔子所慎齋戰疾。然而泰山其頽之時。不聞子貢爲之延醫。子夏爲之和藥也。其言頗有趣味。先生生平不解導引。而壽算偏高。殆其胸次悠然。不害於天和之故耳。

不喜方外

先生雅不喜方外。故遺囑有云。誦經理懺。做七營齋。我生平所最厭者。祭我一場。我必享受。哭我一場。我必悲感。倘和尚到門。木魚一響。我之魂靈。必掩耳而逃矣之語。曾有答人勸參禪詩云。看破浮生一夢中。醫巫何必召匆匆。世無天女休貪色。心有如來便不空。雲去雲來還見月。花開花落且隨風。曹然寐後蘧然覺。桑戶歌聲尙未終。觀於此可以見先生之曠達矣。先生雖不拘拘於道學。而亦不爲習俗所移者耳。

不喜方外而多贈僧之作

先生雖不喜方外。而有贈徹凡上人長歌一首。蓋徹凡殆爲吳門戴處士。先生在吳時。曾與之訂交。以落魄故。削髮爲僧。故者無失其爲故。此又宣聖所謂不以人廢言者也。至於贈海澄寄佛裔諸詩。又數數見詩集中。則又先生所謂佞佛者。妄關佛者。迂也。

非不喜方外但不肯佞佛

先生不喜方外。非不喜方外也。不佞佛耳。嘗遊天台諸寺。寺僧撞鐘打鼓。請先生禮佛。先生頗不耐煩。書扇示之曰。逢僧我必揖。見佛我不拜。拜佛佛無知。揖僧僧現在。王夢樓侍講見之。笑曰。君不好佛。而所言往往有佛意。先生曰。誠然。誠然。此陳梅岑贈朱竹君詩。所謂遊山靈運常攜客。關佛昌黎也。愛僧也。

天台老僧談作令事

先生到天台。有履中上人年七十餘。自言金陵人。談先生作令事甚悉。衆僧膜拜環聽。有爲先生所不能記憶者。履中一一言之。先生恍如夢醒。贈詩云。居官

四十年前事。豈料荒山老衲談。倘有些些談不得。教儂此際若爲堪。

金鳳

先生好男色。如桂官華官曹玉田輩。不一而足。而有名金鳳者。其最暱愛也。先生出門。必與鳳俱。某年遊天台。鳳亦同行。劉霞裳秀才。先生弟子也。時劉亦同在舟中。一見鳳而悅之。劉少年。美丰姿。鳳亦頗屬意也。先生揣知兩人意。許劉與鳳宿。作詩有成就野鴛鴦。諸天色歡喜之句。此可以見先生之風流自在者矣。

桂官

先生之暱桂官。不亞於金鳳。桂官姓錢。故有小字桂枝仙。錢郎劇可憐之句。一日先生尋春揚州。與桂借行。桂善歌。舟中爲先生度曲。先生以洞簫和之。有姜石帚小紅低唱我吹簫之趣。先生時年六十餘。行市中不扶杖。而桂爲之挽手。市中人觀而羨之。目爲神仙焉。

華官

華官姓楊。沈文愨公字之曰澧蘭。先生始遇於吳門。極愛慕之意。時華演長生殿。先生以二十金作賞資費。先生看花不輕解囊。此其破格也。華以先生爲知己。願隨之歸。後居隨園數年。

曹玉田

曹玉田者。吳門歌伶也。先生遊吳門。亦與桂官俱。桂官便道請假省親。蓋桂亦蘇州人也。先生倦遊將歸。而桂猶未來。先生不能待。思挾華官同行。華又以勾當未了。一時不能即行。而先生固自謂不肯離花過一宵者。及先生返棹。玉田送之京口。先生大喜。有桂枝月下香何處。玉樹風前影又飄之句。先生年已六旬。外人謂其老興正復不淺。而比玉田爲太白之汪倫云。

吳文安陸才官

吳下歌郎吳文安陸才官者。供奉大內有年。先生在京時。與之其契論者比之

李玉桂之于畢制軍。吳姓甚孤特。娶妻一夕即離。陸則一妻二妾。貌並狡好。先生歸隱倉山。當攜之而至。流連風景。頗有終焉之志。嗣以太夫人命。遣之而去。不好赴妓席。

先生好色。而雅不好赴妓席。人有疑先生願晚年染道學習氣者。先生作書駁之。略謂我輩纏頭。自知不豐。况非發於中心之所願。而勉強揮霍。應酬主人之情。面粉飾家僮之耳目。勢必先吝後悔。胸中作數日惡。至於虛詞褒贊。佯相附會。斷不忍在此等地方。作史魚之直。面加貶詞。於是像做枯窘題一般。無中生有。面目醜則夸其身段。肌理惡則譽其風神。費一片苦心。造幾句浮譽。仔細思量。不如仍作州縣官。巧言令色。奉承上官矣。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不足怪也。毋相強也。觀於先生此言。人之挾妓者。或遇庸脂俗粉。必飾其詞曰。此以藝勝。彼以韻長。真所謂虛詞褒贊。佯相附會者也。而勉強揮霍。先吝後悔。數語尤道盡。

先生好色而不好妓。然人亦有以此自言者。先生又正色責之曰。妓以色娛人者也。子好色而不好妓。豈人家閨閣子。將恣我所好耶。其人無以答。先生此言。固有至理。蓋先生非不好妓者。特庸脂俗粉之不足當巨眼一顧耳。先生嘗鑄錢塘蘇小是鄉親小印。可以知其心矣。常人無先生之見解。故先生尤必有以語之也。

心中有妓

古人有言。目中有妓。心中無妓。先先嘗爲之進一解曰。吾正目中無妓。而心中有妓者也。或問其故。先生曰。吾目中所見。絕無當意者。心中懸一格以相待。而却未能得其人。目中無妓。非真無妓也。無吾心中所願見之妓也。吾心中願見之妓。非如施嬌不可。殆久不生於天壤矣。是則先生眼界之高。非流俗之可同年而語者也。

爲吳妓金三姐說情

人有謂先生不好娼妓。然先生未嘗不好也。嘗謂人世之有娼妓。猶人世之有僧道。一生不喜二氏家言。獨不厭僧道於娼妓。亦猶是也。是以於吳中遇金三姐。一見傾心。遂同往鄧尉探梅。後三姊爲事牽引。就鞠黃堂。三姊作書求救。先生爲致書蘇州孔南溪太守以拯之。至有君家宣聖復生。亦當在少者懷之之例。而必不以杖叩其脛也等語。爲花請命。情見乎辭矣。

美色不在弓鞋

先生一生好色。而不規規於弓鞋之大小。杭州趙鈞臺買妾蘇州。有李姓女貌絕佳。且能詩。惟足欠裹。竟以不成。先生知之曰。此君非真好色也。亦可爲小人之下達者矣。至作書以責之。有眉目髮膚。先天也。弓鞋大小。後天也。之語。又云女貴娉婷。其所以娉婷者。爲其領如螭螭。腰如約素。故耳。非謂其站立不穩也。

亦有膚圓緻緻者。先生雅欲作蹇修。而人頗以此爲嫌。故不禁慨乎言之也。

爲揚妓金玉脫籍

先生尋春邗上。有揚妓金玉者。秀外慧中。無抹脂障袖惡習。先生一見悅之。遂與定情。欲爲之脫其籍。而後房無自平康來者。格於例。不之許。深恨相見之晚。然不忍其淪落風塵也。竟買之歸。留住隨園者數月。旋以贈人。受其贈者。或者曰尹似村公子也。或者曰介弟薌亭先生也。

鳳齡薄命

先生金氏姬有小妹名鳳齡。鬻吳門某家爲女奴。先生贖歸之。年纔十四。巧笑流麗。有依姊而終焉之志。先生不欲爲枯楊之稊。爲擇少年郎嫁之。不及半年。爲其大妻所虐。雉經而亡。先生悔恨之不已。引爲生平疚事也。

周氏姬贈友

先生有周氏姬者。待年女也。畜養吳門。爲友人索贈去。已而不出於室。友買舟送之還。則有身矣。先生賦惆悵詞四章。仍以歸之友。有平生惆悵事。強半在蘇州之句。蓋是時適聞鳳齡凶耗也。

邵某明府贈姬

某明府以家姬贈先生。先生却之。一日忽有美人來謁。問之。卽某明府姬也。正欲啟問。又傳客至。遽然而醒。蓋一夢耳。旋知姬已於某日強死。計其時卽是夢中來謁之日。先生深悔不受。而拔諸苦海。伯仁之死。時輒引爲已咎。

納楊氏女不果

先生卜妾平湖。有良家子楊氏。許贈不許見。事故中止。及買舟歸。而其家追先生往見。先生痞作。不能行事。遂不果。嗣後或失之交臂。或來歸後。又遣之去。舛午轆轤。不一而足。大有悟於佛氏因緣之說。

鍾氏姬生阿遲

先生年六十無子。自分以伯道終矣。以弟薺亭先生子爲嗣子。卽名通而號蘭村者。是年姬人鍾氏生子。先生有六十生兒太覺遲。卽將遲字喚吾兒之句。名之曰遲。而號真來。鍾氏之來歸先生也。先生夢人贈桂花一枝。初不得解。後之人以桂花開於中秋。先生壽至八十二。六十生子。六十歲時。正如一年之中秋。或亦其預兆歟。按遲官至河南州同。工繪事。

聰娘

聰娘者。先生長妾也。事先生二十年而先亡。臨終求葬袁氏墓。先生徇其求。祔於祖塋之側。旣作詩悼亡。又爲作墓志以祀之。聰娘之來歸也。爲蘇州富人唐靜涵所贈。先生到蘇。必主唐家。唐死。家中落。先生亦哭以詩。有是誰巧作鶯花主。不負黃衫俠客名之句。卽指贈妾事也。

得孫戲阿通詩

先生得子極晚。而嗣子蘭村大令。二十歲卽生子。先生作詩戲之曰。吾兒真不

肖弱冠便呼爺。可記兒來日。而翁鬢已華。邑名勝母處。曾子早回車。何苦添丁急。希圖跨竈耶。因喜爲戲。可以知先生之風趣矣。按大令官至河南河內縣知縣。生三子。此其長者。名祖惠。號少蘭。仕至四川夔州府知府。生於嘉慶元年臘月朔日。時先生八十一歲也。

閨中三大知己

先生女弟子三十餘人。與嚴蕊珠。金逸。席佩蘭爲最契。先生稱爲閨中三大知己。嚴字綠華。吳江人。年十七。聰明絕世。典環珥爲束修。受業門下。未字即亡。金字纖纖。蘇州人。嫁陳竹士秀才。二十五歲而亡。席字韻芳。洞庭山人。嫁常熟孫子瀟。孝廉。兩人皆工詩。唱和相得。爲一時佳耦。席嘗推先生爲本朝第一。先生亦與之尤契也。

繡詩全序

女弟子陳淑蘭者。善詩詞。尤工刺繡。求先生作詩序。獻詩二絕。用吳綾繡之。精

妙絕倫。詩曰。我有妝臺句。才疎未敢投。若經燕許筆。閨閣亦千秋。一代駢詞體。知公最擅場。瓣香花底祝。錦字換文章。先生受而報以序。懸詩於綠淨軒壁上。白質黑章。爲萬綠所掩映。以當碧紗之籠焉。淑蘭字蕙卿。庠生鄧宗洛妻。鄧溺死。淑蘭自經。哀哉。

明太守二姬受業門下

滿洲明希哲太守保。守杭州時。先生因有事修謁。太守一見如舊相識。即命梧桐袖香二姬受業門下。皆國色也。越日女弟子會詩湖樓。太守挈二姬來入會。且由官厨代爲治具。備極豐腆。留二姬伴諸女弟子。已則騎馬歸。以所坐破璃畫船。爲諸閨秀遊湖之需。少頃使者擔擔然賚盛禮來。分餉羣仙。一時傳頌。盡歡而散。此舉爲前賢白蘇二公所未有也。後一年太守解組還都。二姬詣湖樓叩別。有依依不忍捨之情云。

納妾之慎重

乾隆戊辰甘泉令李君宗典寄書先生道女子王姓者有事在官可作小星之贈先生買舟維揚見此女於觀音菴與阿母同居年十九風致嫣然先生作劉楨之平視挽衣掀鬢而女了無忤意欲娶之以膚色稍次故中止及解纜到蘇州重遣人相訪則已爲江東小吏所得先生深悔之輒爲人言緣慳也

隨園軼事卷六

寶山蔣敦復劍人稿

台州船戶

先生重到台州。主詩人張雨村家。雨村外出。而諸郎款待甚殷。陪先生遊雁宕。有船戶知先生自金陵來。因語曰。十年前有南京來曾經做官之袁先生。雇我船。知其人已七十來歲矣。步履清健。如五十許人。先生今年殆亦有六十矣。而步履卻不亞於袁也。何清健乃爾。張告以此。卽袁先生。船戶愕然。旣而曰。然則年近八十矣。稱奇不置。

某孝廉

先生宿某姓家。其西席某孝廉出見。色甚倨。見先生意不屬。乃夸其某人先公最知名。與袁子才商寶意。兩先生交好。先生問孝廉曾見袁某乎。曰。袁在年將大耋。安可見耶。先生告以某在斯。孝廉乃愕然下拜。

縉雲虞姓兄弟

先生過縉雲。思遊仙都峰。故與縉雲令陸公有舊。而陸適外出。先生意興亦闌行。四五十里。至黃碧塘。將宿店矣。望前村瓦屋。翠如。遂緩步焉。主人虞姓者。未觀名紙。遽迎入茗飲。與語不甚了了。還寓。將弛衣眠。聞戶外人聲。嗷嗷。詢之。則虞姓兄弟齊來。問先生可即袁太史乎。曰是也。乃手燭照拜。喑且駭曰。吾輩都讀太史文。以爲國初人。當百數十歲。今神采若斯。是古人復生矣。豈容遽去。於是少者解帳。老者捲席。諸奴肩行李。相與昇至其家。供張甚具。先生亦不能拒也。次日騎馬陪遊仙都峰。先生深感之。

作歌懼罪不敢示人

先生有長姑。嫁慈溪姚氏。姚母深通文翰。出外爲女傅。某相國以千金聘往。教其姬侍。到府住花園中。極珠簾繡幌之華美。受業者兩麗妹。年十六七。口操吳音。容態絕世。學琴學詩。性頗聰穎。夜伴女傅眠。方知待年之女。尙未侍寢於相公也。忽一夕。二女從內出。面微頰。問之曰。夫人賜飲。遂解衣寢。未二鼓。二女從

帳內躍出搶地呼天語。嗷嗷不可辨。顛仆片時七竅流血死。蓋夫人業已燬之矣。姚母踉蹌棄資裝。卽夜逃歸。悼惜不已。後先生聞長姑述其事。先生作長歌哀之。時相公猶在也。懼相公罪不敢以歌示人。並隱相公姓名云。

老眼復明

先生目光炯炯。無短視之苦。至五十歲。覺老眼生花。始用眼鏡。二十餘年。無須與離。七十餘歲時。偶爾去之。轉覺清朗。不禁大喜。因作別眼鏡詩云。是誰替我換雙睛。髮鬢捐除眼忽清。與汝竟成垂老別。叨光已領卅年情。水因春暮冰方解。月到更深魄倍明。從此筆端兼耳畔。永無牽挂累餘生。老眼復明殆壽徵也。

大洋鏡

先生有鏡癖。家藏古銅玻璃等鏡三十餘種。玻璃晶瑩澄澈。銅亦磨洗無微鏽。聚而懸諸一室中。每一張燈。熒光四射。自以爲豪矣。浙江方伯廣東張松園先生。投其所好。以縱橫七尺之大洋鏡相貽。先生置諸小倉山房門屏間。如月到

中天羣星盡避。先生喜不自勝。厚謝方伯云。

大理石

滇南大理石。園中所蓄甚多。亦先生癖嗜也。其佳者有天然山水樹木人物等狀。極稱貴重。若尺寸較大者。則更難得。園中凡几榻桌椅。讓嵌幾徧。有最大石几三方。皆長及丈。而闊半之一。置夏涼冬煖所。一置古柏奇峯室中。一置環香處。客來一見。無不詫爲至寶。摩抄而不忍去。後惟阮文達公家多此石。然不及先生所有之佳。阮家先燬於火。而先生家物。髮匪後亦蕩焉無存。

遺歸小僕琴書

先生小僕琴書。事先生八年矣。一日灑掃。先生見其面有愁容。問所苦。不能答。先生頗怪之。忽袖中遺一小紙條。先生拾視之。則有詩二語。曰灑掃幾時新。隸學性情那得舊。人知先生知其有求去意。爲改幾時曰應教。那得曰惟有。而足成之。焚其券。並作詩以遺之。去。有交還鑰鎖。知誰託。欲掃樓臺。誤喚名之句。琴

書跪辭至泣下後琴書有孫事先生文孫又村明府明府攝上海縣篆髮逆亂作主僕同殉難焉。

重潤筆

先生全盛時江淮之間。齋業極盛。業齋之家富有而好名。以先生主持風雅。咸願執贄門下。有齋商安氏者。爲揚州巨富。重刻孫過庭書譜數石。以二千金求先生題跋。先生僅書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隨園某印可。時年七十有七。二十二字歸之。安氏已喜出望外。先生之名重如此。

酒令

柳絮飛來一片紅。齋商程某卽席杜撰語也。合座譁然。先生故爲之回護曰。此元人詩。諸君不知。上句爲夕陽返照桃花岸乎。衆遂無言。程某大喜。私以千金爲先生壽。同時又有某齋商亦在席間。令至之時。竟無以應。先生以箸擊酒盞。三某忽悟曰。三月桃花朶朶紅。語極俚俗。先生曰。君豈亦知劉阮事耶。此天台

山摩崖語也。座客以先生言信爲真。其實先生亦故爲回護之言也。某壽先生金如程而主人一席酒。先生已得二千金矣。

嫁婢

陶君西圃小住隨園。酒後爲先生書隨園記於屏門。屏後女奴阿招。清臚秀暎。偶觸陶目。欲有紫雲之請。而弱於顏。乃謬爲恭敬。書法益工。呂進士炳星爲通其意甚婉。阿招知之。奮袖請行。越日諸名士集園中。沈司馬補籬簪花給事中。方玉川捧鏡。王太守孟亭持械。先生供帳具。於園中成婚焉。婚畢。各賦詩飲酒。主客盡歡而散。

乞釋修髮匠之歸來

先生乞上元令李竹溪釋枷犯一事。兩函皆刊尺牘中。惟不載枷犯姓名。及託業修髮。而非真有修髮伎者。先生所謂店家之酒旗。以貌招。以體薦。而非以伎奏者也。則此後改作何業。其歸東尤不可知。聞使者先生文孫又村明府云。此

人姓陳名奎。饒善唱青衫。釋放之後。住隨園數月。無賴如故。戒之屢不悛。後逃入某齏商家戲班中。爲私家供奉云。

序揚州畫舫錄

先生序李艾塘揚州畫舫錄云。余衰矣。以隔一衣帶水。不能長至邗江。登眺爲憾。及得此書。臥而觀之。方知閒居展卷。勝於騎鶴來遊也云云。時先生年已七十有八矣。自分不能再到揚州。然逾年則又兩遊邗江。極酒地花天之樂。眞所謂老當益壯也。

題畫詩

揚州閨秀吳政肅。字靜嫻。工山水。筆力老健。風神簡古。有秋山讀書圖。索先生題句。先生爲題一絕云。深夜廬陵子。商聲聽不休。閨中一枝筆。併作畫圖秋。當時圖爲某齏商強購去。以重金酬吳。吳畫固佳。而某齏商之不惜重金者。以先生二十字題句故也。此圖後爲先生文孫翔甫大令所覓得。視若拱璧焉。

額外女弟子

張因字淨因。亦揚州閨秀也。工詩畫。花卉翎毛。稱逸品。執贄先生門下。願附女弟子之列。因家住刊江。且爲時較晚。故不入湖樓諸女弟子中。又村明府幼時得見之。謂當時年二十餘。貌秀韶。並記其所作絕句云。十里長河鼓吹喧。避囂偏住水邊村。每逢佳日貧兼病。花落蒼苔只閉門。然則張之受業於先生。其爲額外女弟子乎。而讀其詩者。意在言外矣。

宋時簡齋銅印

湖州淘井得銅印。鐫簡齋二字。陽文深一米許。篆刻古雅。烏程令某明府以與先生。字相同。遠道走伴以爲獻。而請教出處焉。先生笑曰。宋陳與義字簡齋。曾刺湖州。此印當是陳公故物。我非長卿。敢冒相如。受其印作詩以爲報。先生之淵博如此。

先生出尹文端公門下。尹爲兩江總督。先生時入署。與尹唱酬。尹多內寵。先生嘗獻一詩爲戲。曰。才高湧出筆花春。韻自天然句自新。吟到夜深公自愛。後堂應有未眠人。蓋與紀文達公之昨宵師母太多情。同一滑稽也。

金陵門生

先生門生徧天下。然在金陵待先生最厚者。惟方參甫一人。先生所謂有身家。有見識。有情分者也。先生臨終時。以田產萬金。餘銀二萬。盡交方生息。並囑通。遲二子。諸事請教而行。可謂信方者深矣。而方亦不負委任。至又村明府時。方之孫仍與袁爲世好云。

紀遊詩多成舟中

先生喜舟行。而畏陸行。故生平紀遊詩。成於舟中者爲多。桐城姚姬傳太史。有衰病行時。愛棹舟之句。深合先生之意。嘗曰。余當未衰時。且然。况衰病乎。太史其實獲我心矣。

恩假歸娶圖

先生翰林歸娶。倩人繪圖以紀其事。曰恩假歸娶圖。圖中有先生像。少年玉貌。披紅斗篷。騎白色馬。行風雪中。前後從者數人。跨衛同行。圖後題跋不下數百人。皆雍乾時老名宿。髮匪陷金陵。圖燬於難。

隨園雅集圖

錫山吳省曾爲先生繪隨園雅集圖。圖中五人。一沈歸愚尙書。一蔣心餘太史。一尹似村公子。一陳梅岑司馬。一先生也。或觀書。或撫琴。或對語。或垂釣。神采畢肖。題者皆乾嘉名宿。迨道光初年。揚州阮文達公予告在籍。袁氏出圖請題。公不敢加墨。但書八分數字曰。儀徵後學阮元拜觀。可以想見其寶貴矣。後林文忠公陶文毅公輩。皆援此例。祇題觀款。圖亦燬於難。

圖畫有存有亡

先生嘗以隨園全景。倩人各繪一圖。共得五圖。合裝一卷。又有遊天台山圖。遊

雁宕圖。重到漳關圖。後皆遺失。惟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兩卷。一爲米脂高
篙漁觀察長紳所得。一爲安徽中丞吳竹莊先生坤修購於亂後。皆價費千金
也。

十三本梅花書屋小印

先生有還王少林太守石印事。緣先生大父受知於寶應王樓村殿撰。先生宰
江甯。聘王孟亭太守修志。彼此賡唱甚歡。方知卽殿撰孫也。相得益甚。先生有
青田小石印一方。上鐫十三本梅花書屋七字。知爲樓村公所常用者。嗣後孟
亭卽世。其從子少林以進士官楚中。旋擢守樂平。丁母憂歸里。先生過寶應訪
之。少林出卷索題。蓋十三本梅花書屋圖也。朱印爛然。輪廓吻合。少林兩鬢蒼
蒼。先生亦將杖朝。感觸前情。遂以石印還之。故主俾少林告知其曾祖其伯父。
以志兩重公案。先生之重於交誼。而生死不渝如此。

隨園之溯原

隨園爲國初江甯織造隋公之園。乾隆時園已坍塌。一片荒蕪。曠屋數椽。開設茶肆。先生解組後。以三百金得之。於一片荒地之上。開池沼。起樓臺。一造三改。頗費經營。所費工資亦無算。而園基卽謝公墩。李白悅謝家青山。欲終焉而不果。卽此處也。

小蒼山房夏涼冬煖所

園中以小倉山房爲主室。先生宴客多在其處。而先生朝夕握管常坐之處。則爲夏涼冬煖所。在山房之左也。壁嵌玲瓏木架。上置古銅爐百尊。冬溫以火。旃檀馥郁。煖氣盎然。舉室生春焉。

綠曉閣

夏涼冬煖所之上有樓。曰綠曉閣。亦曰南樓。東南兩面皆窗。開窗則一園新綠。萬个瓊玕。森然在目。宜於朝暾初上。衆綠齊曉。覺青翠之氣。撲人眉宇間。先生喜看諸姬曉妝於此。

書倉詩城詩世界南軒

藏書三十萬卷。築一室以皮置之。額曰書倉。厨架環列。縹帶紛紜。曹氏鄴侯。不能專美矣。詩城者。築長廊數百步。粉壁潔白。盡糊投贈之作。而題壁之詩。亦與焉。吟咏之多。不下數千萬首。壁嵌石刻詩城二字。至詩話之刻。海內投詩者。不可勝計。其佳句之入選者。無論矣。而所投之原稿。日積月累。堆置如山。於是更葺一室以儲之。顏之曰詩世界。其藏小倉山房詩文全集之板者。曰南軒。平時扃閉。

柳谷

園中有柳谷者。垂柳之中。有軒三楹。面山臨流。極稱軒爽。山上徧種牡丹花。時如一座繡錦屏風。天然照耀。夜則插燭千百枝。以供賞玩。排日延賓。通宵讌客。殆無虛晷。中懸不作公卿。非無福命。都緣嬾難成仙佛。爲讀詩書。又戀花聯。先生自題也。

金石藏

先生好金石。凡商彝周鼎漢瓦六朝甄之類。搜羅藏皮極稱富有。因築一室曰金石藏。專藏古銅器皿碑石。而詩集中所詠商尊亦在其列也。

玻璃世界水精域蔚藍天

華洋未互市時。玻璃極名貴。價極昂。故人家用之者鮮。園中有玻璃世界。爲室二重。窗嵌西洋五色玻璃。光怪陸離。目迷心醉。又有水精域。以四面之窗。皆嵌全白色玻璃。故也。有蔚藍天窗。皆嵌全藍色玻璃。集中有句云。客來笑且驚。都成盧杞面。卽指此室。

澄碧泉小棲霞

園中名勝極多。不可勝記。有泉曰澄碧。泉上廳事三楹。周以迴廊。壓屋老桂數十株。香氣撲鼻。尹望山相國題曰小棲霞。時高廟南巡。相國正葺治棲霞山。爲駐蹕之所。因此中形勝彷彿。故題是額。

因樹爲屋六松亭

園中房屋類皆隨地佈置。天然成就。不假人力。如因樹爲屋。則因銀杏一株。大可十圍。蔭垂數畝。而依幹以結屋也。六松亭。結松爲亭。其枝幹之披拂。儼爲綠瓦之參差。嘯傲其間。幾疑仙侶。自然結構。亦先生之神與天游也。

年例宴客賞花

園中花卉。四季不斷。自海棠開時。天氣漸暖。由是而珠簾而牡丹。而芍藥。繡球木筆。相繼著花。先生開筵宴客。排日延賓。酒賦琴歌。殆無虛日。其極一時裙屐之盛者。蓋年例也。而先生幾有應接不暇之勢焉。

家宴

先生一家之中。皆能吟詠。園中花時。除排日宴客。外家宴亦絡繹不絕。彼此酬酢。以花落爲度。故先生雅集中有云。高堂戒我無他出。阿母明朝作主人。蓋紀實也。

食單拾遺

花之可以製殺點者。有籐花餅。玉蘭餅。炙蓮瓣諸品。菊花開時。選取其嫩瓣。淨而晾乾。用火酒鍋烙而食之。或油炙亦佳。隨時入饌。迥非市俗。至若溜枇杷。栗子餅。竹葉饅之類。亦別有風味。嫩荷葉包猪肉蒸之。絕美。野蔬之可充膳者。隨處可採。園中新筍。製法尤多。此皆先生獨自心得。而食單中所未曾備載者也。

園中食物俱備

園中食物。除鮮肉豆腐須出外購買外。其他則無一不備。樹上有果。地上有蔬。池中有魚。雞鳧之豢養。尤爲得法。美釀之儲藏。可稱名貴。形形色色。比購諸市上而更佳。有不速之客。酒席可咄嗟立辦。不然。園之去市。計有二里之遙。往返需時。那堪久待耶。唐人盤飧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二語不足爲先生慮也。

十三戶承領種植

隨園實兼而有之。園之東西各有田地山池。皆先生當日絡繹置辦。分十三戶承領。厥後主人遇有吉凶喜慶等事。即招十三戶中僕役。每日所需之蔬菜。以及年終之雞豚等類。各戶排日按年承值供給。此先生裕後之計也。

園中鬼

園中多鬼。先生夜深未睡時。有鬼聲嗷嗷。出叢竹間。先生了無怖畏。吟詩自若。嘗語人曰。幽明本異路。吾何惡於彼。得何惡於吾。何怖也。且明者爲人。幽者卽爲鬼。吾可居於此。何必禁彼之不居於此也。各行其是而已。卒無他異。

園中狐

園中時有狐崇。陳設多所移動。呼童整飭之。明日復然。先生曰。爾果能佈置勝吾者。非惟不責爾。且將德之也。否則將效韓文公驅鱷故事。一日晨起。見小倉山房所懸大鏡。洗拭一新。而前楹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是能讀三墳五

典八索九邱聯。先已裝潢剝蝕。亦糊裱精美矣。先生咄咄呼怪。作詩稱之。

不設邏守不避忌諱

先生居隨園四十年。園無墻垣。從未失一物。不設邏守。而宵小避跡。是先生之有以感人也。先生不信風水星卜之說。葬不擇地。行不擇日。一切俗忌。了不關心。而未聞稍有觸忌者。以見先生心地光明。熒然而無所迷惑矣。

大官屏去騶從

先生園居之時。自制府將軍以下。驅車來訪者。於一里外。卽屏去騶從。單車入園。自是禮賢之意。且張蓋入山。恐山靈亦將騰笑也。嗣後自然習慣。雖先生故後。數十年。而當道鹵簿。仍截止於紅土橋頭。未嘗或過。是以林文忠公督兩江。嘗輕車減從。由署旁箭道微行。而到園也。

瘞梓人詩

室。余爲汝作棺。瘞汝於園側。始覺於我安。本汝所營造。使汝仍往還之。旬先生之胸次悠然。可於此見也矣。

先見之明

先生事事有先見之明。臨終語二子曰。余身後得保此園。十年余願足矣。及咸豐癸丑髮逆陷金陵後。隨園鞠爲茂草。溯先生於嘉慶丁巳歸道山已五十五年。在天之靈。可以無憾。而於營葬。則曰身後墓道不必立碑。但書一碣曰。清故袁隨園先生之墓。千載而後。必有知我者。後遭燹兵。賴不題官園。故墓道獨未傷殘。先生不信星家堪輿之術。而勝於星家堪輿者多多矣。

詩壇點將錄

舒鐵雲乾嘉詩壇點將錄。首列詩壇都頭領三員。以先生爲及時雨。贊曰。非仙非佛。筆札唇舌。其雨及時。不擇地而施。或膏澤之霑。或滂沱而怨。咨其二員。

一爲沈歸愚。則托塔天王。一爲畢秋帆。則玉麒麟也。

挽詩

先生身後。毀譽迭興。惟船山挽詩有云。身後譏談騰衆口。生來福慧自千秋。又云。一代傳人傳已定。莫憑遺行苦吹求。持論最爲允當。先生有知。定當首肯。先生軼事卷六終

隨園軼事附錄一

隨園姬人姓氏譜

寶山蔣敦復劍人稿

陶姬亳州人。乾隆九年癸亥三月來歸。年十四。乾隆二十年乙亥八月四日病亡。年僅二十五。葬白下瑤坊門外。與先生三妹名機。字素文。及老友沈凡民之墳相近。姬能詩。工棋。善繡。隨園諸姬侍姬來最早。又通文翰。故尤得先生歡。名花早隕。聞者傷之。生一女。小名琴姑。嫁浦口。

方聰娘蘇州人。乾隆十三年戊辰仲春來歸。年二十五。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孟秋卒。年四十九。葬小倉山西。與夫子同塋。降女君數武。聰娘本蘇州富人。唐靜涵家侍婢。靜涵爲人有俠氣。是年先生衛大府到蘇。知聰娘貌妹。靜涵慨然相贈。自是先生有吳中之行。輒主靜涵家。且必與聰娘偕。兩家眷屬並不避嫌。靜涵有姬人王氏。美而賢。善作饌。問先生至。必手自烹飪。聰娘得其薪傳焉。聰娘生一女。小名鵬姑。嫁溧陽史抑堂少司馬子。

金姬蘇州人。乾隆十七年壬申孟春來歸。年十八。先生卒。姬年六十餘。尙健在。生女二。圓姑二歲殤。雙姑嫁於蘇。

陸姬蘇州人。乾隆十八年癸酉仲冬來歸。年十九。先生卒。姬年六十餘。尙健在。生一女。小名文姑。嫁六合汪氏。

鍾姬蘇州人。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孟春來歸。年十九。先生卒。姬年亦六十餘。尙健在。生女二。珍姑嫁吳中良姑。六歲殤。乾隆四十二年丁酉某月日。生真來公子。即名遲者。時先生年已六十外矣。舉家大喜。親友相慶。時先生弟薊亭太守外出。江寧方伯某公以六百里飛報通告。太守得檄。未知何事。不禁駭愕。及啓視之。則僅於紅紙上書隨園先生已得子矣八字。則人之平日之爲先生深屬望者可知也。鍾以子貴。封誥如例。

張姬蘇州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孟夏來歸。年十七。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八月二十一日病亡。年三十。生一女。小名成姑。嫁蘇州蔣誦先子。未半年而寡。越

三年成姑亦亡

陶姬秦淮人。乾隆四十年乙未二月來歸。踰年即病亡。

金姬白下人。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十月來歸。年二十三。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八月二十七日病亡。年三十三。爲庸醫所誤也。先是姬有小妹鳳齡。鬻蘇州爲女奴。先生贖之歸。年纔十四。巧笑流利。有依姊而終焉之意。先生自顧年漸老矣。不願爲枯楊之槁。爲擇吳中少年耶嬖之。臨行泣下。半年爲夫婦所虐。雉經死。先生後深悔之。時楊鏡村明府令長洲。先生爲之稍稍訟寃焉。

吳七姑維揚人。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七月來歸。年十七。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九月二十一病亡。年二十一。七姑爲謝耒堂司寇以八百金購贈。姿色姝麗。寵擅專房。先生所謂以蘭蕙之新姿。娛桑榆之晚景也。彩雲易散。恨月難圓。感慨深之矣。

周姬蘇州人。待年女也。畜養吳中。爲友人索贈去。已而不安於室。仍以見還。則

有身矣。爲賦惆悵詞四首。仍送之歸。

先生愛花。一生不倦。爲似續計。又不得不廣置姬妾。自二十九歲時。亳州陶姬來歸。爲納寵之權輿。至年近古稀。猶日以尋春爲事。維揚七姑。其婪尾也。美人下陳。殆不止十二金釵。就其班班可考者。僅得數人。筆之如左。

敦復謹識。

隨園軼事附錄二

隨園女弟子姓氏補已見詩選者不贅

寶山蔣敦復劍人稿

周月尊字漪香蘇州人。畢秋帆沅制府筮室。真來公子寄其膝下。取名蓉祥。方筠儀字琅青桐城人。左文全秀才室。年二十六寡。著有含貞閣詩集。

歸懋儀字佩珊常熟人。松江李硯會孝廉子。幼硯秀才室。與其母一銘夫人合刻二餘詩集。母即李孝廉姊。詩集孝廉刻也。

汪坤字巽爲號順哉杭州人。秋御秀才女。歸同里陳姓。詩有唐音。其母程慰良夫人亦能詩。

陶慶餘字善生長洲人。歸大司馬彭公孫希洛。年二十二即亡。著有瓊樓吟行世。

葛秀英字玉貞蘇州人。秦澹園鑿秀才筮室。母夢吞梅花而生。幼時有老尼見而驚曰。此元青宮道貞女也。勸其出家。父母不許。嫁二年即亡。年纔十九。著

有澹香樓詩集行世。

王瓊字碧雲丹徒人年未笄而能詩夢樓侍講女孫

楊瓊華字佩英雲貴總督秋水相國女孫父重瑛號山齋與先生有舊歸江甯
方伯永公泰之子明新夫婦同受業

張玉梧字秋雲華亭人夢曙李廉女母汪佛珍姑佛繡嫁姚氏皆能詩

張珏字玉全杭州人靜山秀才女秀才爲先生總角交

張秉彝字性全杭州人靜山次女

葉令儀字翼心杭州人佩孫方伯女

周星微字天香杭州人葉佩孫方伯次媳與夫嫂陳長生同受業早世

陳淡宜字菊人杭州人陳甸山女長生妹

宋靜娟字守一蘇州人軼才中丞女孫居蘇州平橋

潘素心字佩蘭杭州人石舟明府女汪潤之解元室先生序其詩稿有福與慧

兼等語

高韞珍字淡仙杭州人怡園觀察季女。

王 姮字影杭州人虹橋居士方麟徵室。

金 兌字 蘇州人其母毛仲瑛名穀亦工詩。

嚴靜甫字 吳興人九齡卽能詩善書兼工墨竹。

吳荔娘莆田人家世式微年十四卽能詩。

莊 燾字松石徐 聲字磬山皆松江人女弟子廖織雲表姊也工詩畫織雲

爲介執贄湖樓先生第五女嫁六合汪氏合肥令廖古檀明府爲汪戚織雲

卽明府女廖莊徐三女士之先後列門下者由此。

梧桐能琴袖香能畫又皆能詩皆滿洲人爲杭守明希哲保太守筵室太守有

十二金釵最小者名月心同時執贄湖樓某日湖樓開詩會太守携三姬從

清波門打漿赴會既而太守留所坐玻璃畫船繡褥珠簾爲羣女遊山之用。

而獨自騎馬回衙。少頃遣人送華筵二席。玉如意七枝。及紙筆香珠等物。分贈香閨爲潤筆。一時艷稱韻事。

吳蕙字香宜。先生弟香亭太守籓室。

黃楨字雄宜。先生弟龍文司馬室。

張瑤瑛字先生甥王健葦室。

汪玉軫字宜秋。吳門閨秀。

袁淑芳字麗卿。吳門閨秀。

汪銘玉字和聲。吳門閨秀。

史鮑印字丹徒人。鮑海門長女。歸溧陽史姓。女弟子鮑菴香姊。

狄方字少柔。虞山人。年十四卽能詩。工楷法。父小同太守。母柔之夫人。皆有詩名。

畢智珠，字蓮汀。畢秋帆制府女。歸松江陳孝泳通政家。
馬翠燕，字添香。揚州人。海甯查小山室。

隨園女弟子數十人。入詩選者祇二十人。大抵皆所處匪遙相聚較久。請業請益。得入湖樓詩會者。至若附驥難常。每切離羣之感。登龍草遂。僅深私淑之懷。則二十人外。正不乏人。絳帳宏開。春風廣被。於是就其畧有可考者。綜錯書之如左。敦復謹識。